LIBRARY
MAY 22 1973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0
S3
1694
v.1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參訂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

取川者立德之心也然乘劉璋之來迎而襲殺之以奪其地不足以服西川之人心此立德之所不欲為也龐統以此勸之勸之不從而欲自行之若孔明處此必不然矣是以龐統之智雖不亞于孔明而用譎而不失其正行權而不詭于道則孔明又在龐統之上與

英雄一生出色驚人之事不可多得得其一便可傳為美談今偏不止一番卻有兩番則子龍之截江奪阿斗是也夫雲長者但稱其單刀赴會而不知已有油江赴會一事以為之前焉矣子龍者但稱其長坂救主而不知又有截江奪主一事以為之後焉嘗歷觀前史求其出色驚

人者或代止有其一人人止有其一事孰有應接不暇如三國者乎然則既讀三國雖有他書不敢請矣

孫夫人在荊劉備得以孫權之母牽制孫權若使阿斗入吳孫權又將以劉備之子牽制劉備矣英明如夫人豈不知東吳取阿斗之意而乃欲携之以歸耶國太病而取夫人似也其取阿斗則非國太之意可知也取阿斗非國太之意則取夫人亦未必爲國太之意可知也而夫人曾不察焉然則由前而觀不愧爲女丈夫由後而觀依然女子之見耳

荀彧之死或以殺身成仁美之者非也彧初之勸操取兖州則比之于高光繼之勸操戰官渡則比之于楚漢凡其設策定計無非助操僭逆謀杜牧譏其教盜穴牆發櫃者誠爲至論矣既以盜賊之事教之後[illegible]忽以君子之論諫之何其前後之相謬耶蓋彧之失在從無之初而[illegible]益之以晚節[illegible]乃爲識者所笑

父兄創業以貽子弟固難子弟能承父兄之業尤難當曹操討董卓之
時與孫堅並列權特操之後輩耳操之言曰生子當如孫仲謀隱然以
前輩自居而以後輩目權也然袁術以年少輕孫策而曹操正以年少
重孫權此老奸識英雄之眼又非他人可及

孫權之擊合淝宋謙死焉太史慈又死焉至于濡須而獨能屢勝何也
蓋東吳之兵長于自守而短于攻取合淝攻取之兵也濡須則自守之
兵也以攻取則一城不能拔以自守雖四十萬之衆可以却之其亦長
短之勢有異乎前卷與後卷皆敘玄德入川之事而此卷忽然放下西
川更敘荊州放下荊州更敘孫權復因孫權夾敘曹操待阿斗爲西川
四十餘年之帝則取西川爲劉氏大關目奪阿斗亦劉氏大關目也至
于遷秣陵應王氣爲孫氏僭號之由稱魏公加九錫爲曹氏僭號之本
而曹操夢日孫權致書互相畏忌又鼎足三分一大關目也以此三大

關目爲此書半部中之眼又妙在西川與荆州分作兩邊寫曹操與孫
權合在一處寫敘事用筆之精直與腐史不相上下

却說龐統法正二人勸玄德就席間殺劉璋西川唾手可得玄德曰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决不可行二人再三說之玄德只是不從次日伏吾劉璋宴于城中彼此細敘衷曲情好甚密酒至半酣龐統與法正商議曰中已至此由不得主公了便教魏延登堂舞劍乘勢殺劉璋如范增之遣項莊延遂拔劍進曰筵間無以爲樂願舞劍爲戲龐統便呼衆武士入列於堂下只待魏延下手劉璋手下諸將見魏延舞劍筵前又見階下武士手按刀靶直視堂上從事張任亦掣劍舞曰舞劍必須有對某願與魏將軍同舞如項伯之對項莊二人對舞於筵前魏延目視劉封封亦拔劍助舞於是劉璝冷苞鄧賢各掣劍出曰我等當羣舞以助一笑鴻門宴上舞劍只有二人今番有無數項莊項伯更是奇絕玄德大驚急掣左右所佩之劍立於席上曰吾兄弟相逢痛飲並無

疑忌又非鴻門會上何用舞劍不棄劍者立斬劉璋亦此曰兄弟相聚何必帶刀命待衛者盡去佩劍衆皆紛然下堂立德喚諸將士上堂以酒賜之（鴻門宴上止賜樊噲卮酒今邦有無數樊噲更是奇絕）曰吾弟兄同宗骨血共議大事並無二心汝等勿疑諸將皆拜謝劉璋執立德之手而泣曰吾兄之恩誓不敢忘二人歡飲至晚而散立德歸寨責龐統曰公等奈何欲陷備於不義耶今後斷勿爲此（龐統法正之謀太急不如立德之緩急則不免於忍緩則不失爲仁）統嗟嘆而退却說劉璋歸寨劉璝等曰主公見今日席上光景乎不如早回免生後患劉璋曰吾兄劉立德非比他人衆將曰雖立德無此心他手下人皆欲吞併西川以圖富貴（從來帝王事業多是手下人成之）璋曰汝等無間吾兄弟之情遂不聽日與立德歡敘忽報張魯整頓兵馬將犯葭萌關劉璋便謂立德往拒之立德慨然領諸郎日引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衆將勸劉璋令大將緊守各處關隘以防立德兵變（爲後文取倍關張本）璋初時不從後因衆人苦勸乃令白水都督楊懷高

沛二人守把涪水關劉璋自回成都玄德到葭萌關嚴禁軍士廣施恩惠以收民心（玄德不欲遽殺劉璋亦爲收民心故耳先收民心而後取西川此是玄德主意）早有細作報入東吳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顧雍進曰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未易往還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斷其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荊襄此不可失之機會也（此計但說得好聽須知荊州有孔明關張趙雲守之未易得下也）權曰此計大妙正商議間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曰進此計者可斬之欲害吾女之命耶（劉表屏風後之一人是玄德難星孫權屏風後之一人是玄德救星）衆驚視之乃吳國太也國太怒曰吾一生只有一女嫁與劉備今若動兵吾女性命如何（前爲孫夫人不欲殺玄德今又爲孫夫人不欲取荊州）因此孫權曰汝掌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尚自不足乃顧小利而不念骨肉孫權喏喏連聲答曰老母之訓豈敢有違遂叱退衆官國太恨恨而入孫權立於軒下自思此機會一失荊襄何日可得（孫權此時還當埋怨周郎）正沉吟間只見張昭入問曰主公有何憂疑孫權曰正思適間之事張昭曰此極易也今

差心腹將一人只帶五百軍潛入荊州下一封密書與郡主只說國太病危欲見親女（若國太聽得呪他又當着惱）取郡主星夜回東吳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教帶來那時玄德定把荊州來換阿斗（前日折了一个夫人今日都要贏他一个公子）如其不然一任動兵更有何碍權曰此計太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膽量自幼穿房入戶多隨吾兄今可差他去聪曰切勿漏泄只此便令起行於是密遣周善將五百人扮為商人分作五船（後來呂蒙亦使人扮作客商今都於此處先有一引了）更詐修國書以備盤詰船內暗藏兵器周善領命取荊州水路而來船泊江邊善自入荊州令門吏報孫夫人夫人命周善入善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太病危洒淚動問（不是太太要歸神都是哥哥會病鬼）周善拜訴曰國太好生病重旦夕只是思念夫人倘去得遲恐不能相見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阿斗不是孫夫人養的既非國太親外孫如何要見只此便可知其掉謊）夫人曰皇叔引兵遠出我今欲回須使人知會軍師方可以行周善曰若軍師回言道須報知皇叔候了回命方可下

船如之奈何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周善曰大江之中已準備下船隻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孫夫人聽知母病危急如何不慌便將七歲孩子阿斗載在車中（昔日長坂坡前虧了一个死夫人保來今日荊州城裡幾被一个活夫人取去）隨行帶三十餘人各跨刀劍上馬離荊州中便來江邊上船府中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鎮下在船中了周善方欲開船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且休開船容與夫人餞行視之乃趙雲也（來得矣〇阿斗會做趙雲懷中之物今日此去如取諸其懷而奪之矣）原來趙雲巡哨方回聽得這个消息吃了一驚只帶四五騎旋風船沿江趕來（前吳將追夫人是旱路今子龍追夫人是水路前是以旱追旱今是以旱追水前有六將今只一人）周善手執長戈大喝曰汝何人敢當主母吐令軍士一齊開船各將軍器出來擺列在船上風順水急船皆隨流而去趙雲沿江趕叫任從夫人去只有一句話拜稟周善不睬只催船速進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忽見江灘斜纜一隻漁船在那裏趙雲棄馬執鎗跳上漁船只兩人駕船前來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

趕漁船只取得魚今却借他取一小龍可謂小材大用周善教軍士放箭趙雲以鎗撥之箭皆紛紛落水離大船懸隔丈餘吳兵用鎗亂刺趙雲棄鎗在小船上掣所佩青釭劍在手分開鎗搠望吳船湧身一跳早登大船此一躍之功抵得長坂數十戰吳兵盡皆驚倒趙雲入艙中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若非昔日在子龍懷中安得今日在夫人懷中喝趙雲曰何故無禮雲插劍聲喏曰主母欲何往何故不令軍師知會夫人曰我毋親病在危篤無暇報知雲曰主母探病何故帶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荊州無人看覷雲曰主母差矣主人一生只有這點骨血極似廢夫人對子龍語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救出今日夫人却欲抱將去是何道理有得他說說得叫响夫人怒曰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雲曰夫人要去便去只留下小主人夫人喝曰汝半路輒入船中必有反意宛然是昔日叱喝徐盛丁奉而孔雲曰若不留下小主人縱然萬死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捽子龍前番救阿斗是殺着勇將今番奪阿斗却撞着女兵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

阿斗抱出船頭上何等爽快欲要傍岸又無幫手欲要行兇又恐碍於道理進退不得夫人喝侍婢奪阿斗趙雲一手抱定阿斗前做了男贈嫁今却做了雌乳娘一手仗劍人不敢近周善在後稍扶住船只顧放船下水風順水急望中流而去趙雲孤掌難鳴只護得阿斗安能移舟傍岸正在危急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使出十餘隻船來船上磨旗擂鼓趙雲自思今番中了東吳之計不獨子龍着急讀者至此亦替子龍着急只見船頭船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叫嫂嫂留下姪兒去先聞其聲原來張飛巡哨聽得這個消息急來油江夾口正撞着吳船急忙截住後見其人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周善見張飛上船提刀來迎被張飛手起一劍砍倒提頭擲於孫夫人前顯人頭權當叔叔餽台之礼夫人大驚曰叔叔何故無禮張飛曰嫂嫂不以俺哥哥為重私自歸家這便無禮快人快語夫人曰吾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你哥哥回報須悮了大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我情願投江而死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夫人非爲臣下之

道只護着阿斗過船去罷（前用夫婦離荊追之者意不在婦而在夫今日母子歸吳追之者意不在母而在子）乃謂夫人曰俺哥哥大漢皇叔也不辱沒嫂嫂今日相別若思哥哥恩義早早回來說罷抱了阿斗自與趙雲回船（東吳許多將佐追不得劉備轉去今只張趙二人却奪得阿斗轉來）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後人有詩讚子龍曰

昔年救主在當陽　今日飛身向大江
船上吳兵皆膽裂　子龍英勇世無雙

又有詩讚翼德曰

長坂橋邊怒氣騰　一聲虎嘯退曹兵
今朝江上扶危主　青史應傳萬載名

一人歡喜回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前寫張趙今寫孔明若孔明此時不來便疎漏）奏見阿斗已奪回大喜三人並馬而歸孔明自由文書往葭萌關報知玄德却說孫夫人回吳且說張飛趙雲殺了周善截江奪了阿斗孫權怒曰

今吾妹已歸與彼不親殺周善之仇如何不報喚集文武商議起軍攻取荆此處只敘孫權取荆州之謀便不敘母女急州生相見并眞病假病緣故此是省筆之法正商議調兵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仇曹操起兵不向曹操邊敘來却在孫權邊聽得又省筆之法孫權大驚且按下荆州商議拒敵曹操入報長史張紘辭疾回家今已病故有哀書上呈權折視之書中勸孫權遷居秣陵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可速遷于此以爲萬世之業爲後文稱帝張本孫權覽書大哭謂衆官曰張子綱勸吾移居秣陵吾如何不從即命遷治建業築石頭城石頭城自此而始呂蒙進曰曹操兵來可於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諸將皆曰上岸擊賊跣足入船何用築城蒙曰兵有利鈍戰無必勝如猝然遇敵步騎相促人尚不暇及水何能入船乎能守而後能戰有備而後無患呂蒙可謂善計權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明之見甚遠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塢晝夜併工刻期告竣以下按過孫權接敘曹操却說曹操在許都威福日甚長史董昭進曰自古以來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雖周公呂

望莫可及也櫛風沐雨三十餘年掃滅群凶與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錫以彰功德董昭前請遷都許昌今又請加九錫全乎為曹操腹心者也不想食淡入偏不肯淡你道那九錫一車馬大輅戎輅各一大輅金車也戎輅兵車也玄牡二駟黃馬八匹二衣服袞冕之服赤舄副焉袞冕王者之服赤舄朱履也三樂縣樂縣王者之樂也四朱戶居以朱戶紅門也五納陛納陛以登階陛也六虎賁虎賁二百人守門之軍也七鈇鉞鈇鉞各一鈇斧也鉞斧屬郎八弓矢彤弓一彤矢百彤赤色也玈弓十玈矢千玈黑色也九秬鬯圭瓚秬鬯一卣圭瓚副焉秬黑色也鬯香酒灌地以求神于門卣中樽也圭瓚宗廟祭器以祀先王也

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興義兵匡扶漢室當秉忠貞之志守謙退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荀彧向為曹操腹心今日忽然作此等語是教曹操以淡也董昭淡而不淡荀彧不淡而假淡可發一笑曹操聞言勃然變色董昭曰豈可以一人而阻衆望遂上表請尊操為魏公加九錫操願書墓道曰曹操之墓今則與此言大不相同荀彧嘆曰吾不想今日見此事操聞深恨之以為不助已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興兵下江南就命

聞齊[illegible]之以為不可已也遂十七年冬十月曹操興兵下江南欲命

[illegible] 言大曰不曾相撤同之 墓 [illegible] 曰吾不[illegible]今自見此書

[illegible] 發[illegible] 曰以一人而四海[illegible]遂上表請曹操

[illegible]

[illegible] 曰不可 [illegible] 與 [illegible] 責之志乎 謙退之節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門 [illegible] 中主也 [illegible] 也以于 [illegible] 也

衞之人 [illegible] 鈇鉞 [illegible] 各一 [illegible] 弓矢 [illegible] 百 [illegible] 也 赤 [illegible] 色也 九 秬

也 三 [illegible] 也 王也 四 朱戶 [illegible] 門以 朱 [illegible] 三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百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八 [illegible] 各一 大 [illegible] 金 車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食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者 [illegible] 也 六 [illegible] 一 九 [illegible]

全 [illegible] 苦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今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令 [illegible] 九錫 [illegible]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合 [illegible] 使 [illegible]

[illegible]其上[illegible]
[illegible]入[illegible]
[illegible]向[illegible]
[illegible]
其子[illegible]
[illegible]從人以[illegible]比
[illegible]文[illegible]不[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斷失足在轉門
平全[illegible]十[illegible]人有子[illegible]曰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心[illegible]止[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衛或同行或已知操有殺己之心托病止于壽春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曹操有九錫或只有一錫盒上有操親筆封記開盒視之並無一物彧會其意遂服毒而亡漢文帝賜食于周亞夫而不設箸是猶有食也今操以空食賜荀彧是并食亦無有矣明是使彧絕食之意彧安得不死乎年五十歲後人有詩嘆曰

文若才華天下傳　可憐失足在權門
後人漫把留侯比　臨沒無顏見漢君

其子荀惲發哀書報曹操操甚懊悔命厚葬之謚曰敬侯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哨至江邊回報云遙望沿江一帶旗旛無數不知兵聚何處方見藏兵在塢之妙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前進就濡須口擺開軍陣操領百餘人上山坡遙望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擺列旗分五色兵器鮮明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坐着孫權左右文武侍立兩邊操以鞭指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劉琮降操而操薄之孫權拒操而操賞之好雄賞鑒亦自

不凡忽一聲响動南船一齊飛奔過來濡須塢內又一軍出衝動曹兵曹操軍馬退後便走止喝不住忽有千百騎趕到山邊為首馬上一人碧眼紫髯衆人認得正是孫權權自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操大驚急回馬時東吳大將韓當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操背後許褚縱馬舞刀敵住二將曹操得脫歸寨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操軍一敗操回寨重賞許褚責罵衆將臨敵先退挫吾銳氣後若如此盡皆斬首是夜二更時分忽寨外喊聲大震操急上馬見四下裏火起赤壁之火於此再見都破吳兵切入大寨殺至天明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操軍再敗操心中鬱悶閒看兵書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豈不知兵貴神速乎丞相起兵遷延日久故孫權得以準備來濡須水口為塢難於攻擊不若且退兵還許都別作良圖操不應不應便有退心程昱出操伏几而臥忽聞潮聲洶湧如萬馬爭奔之狀操急視之見大江中推出一輪紅日光華射目仰望天上又有兩輪太陽對照日而有三正應鼎足象象忽見

江心那輪紅日直飛起來墜於寨前山中其聲如雷猛然驚覺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正征戰時忽然敘出一夢一部三國皆當作如是觀）帳前軍報道午時曹操教備馬引五十餘騎還奔出寨至夢中所見落日山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當先一人金盔金甲操視之乃孫權也（孫權之母夢日而生權曹操之夢正與權母之夢相合三十八回中事於此答應出來）權見操至也不慌忙在山上勒住馬以鞭指操曰丞相坐鎮中原富貴已極何故貪心不足又來侵我江南操答曰汝爲臣下不尊王室吾奉天子詔特來討汝孫權笑曰此言豈不羞乎天下豈不知你挾天子令諸侯吾非不尊漢朝正欲討汝以正國家耳（孫權題目自正大）操大怒叱諸將上山捉孫權忽一聲鼓響山背後兩隊軍出右邊韓當周泰左邊陳武潘璋四員將帶三千弓弩手亂射矢如雨發操急引衆將回走者後四將趕來甚急趕到半路許褚引衆虎衛軍敵住救回曹操（操寫三敗）吳兵齊奏凱歌回濡須去了操還營自思孫權非等閒人物紅日之應久後必爲帝王（正與前夢）

王丞相應于是心中有退兵之意又恐東吳恥笑進退未决兩邊又相拒了月餘戰了數場互相勝負自都無數筆畧直至來年正月春雨連綿水港皆滿軍士多在泥水之中困苦異常赤壁連環之舟水中如在岸上濡須兩發之兵岸上如在水中操心甚憂當日正在寨中與衆謀士商議或勸操收兵或云目今春暖正好相持不可退歸操猶豫未定忽報東吳有使齎書至操啟視之書畧曰

孤與丞相彼此皆漢朝臣宰丞相不思報國安民乃妄動干戈殘虐生靈豈仁人之所爲哉即日春水方生公當速去如其不然復有赤壁之禍矣公宜自思焉

書背後又批兩行云　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以權爲英雄權以操爲英雄正是兩心相照

曹操看畢大笑曰孫仲謀不我欺也操畏權權亦畏操若云不畏便是欺人之語重賞來使遂下令班師命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自引大軍回許昌赤壁以遇火而退濡須以遇水而歸前後遙遙相映孫權亦收軍回秣陵權與衆將商議曹操雖然北去劉備尚在

葭萌關未還何不引拒曹操之兵以取荆州張昭獻計曰且未可動兵某有一計使劉備不能再還荆州正是 孟德雄兵方退北 仲謀壯志又圖南 不知張昭說出甚計來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讀前卷而見孫與劉之相離讀此卷而見備與璋之相惡一取妹而一奪子孫劉之所以離也一索糧而一發書璋備之所以惡也然孫劉之離者可以復合而璋備之惡者不可復合何也璋能迎備則已有不能更拒之勢招之來而又欲麾之去則首鼠兩端而釁必起矣備既入川則已有不能不取之勢入其境而不忍取其地則進退維谷而禍及身矣總之召虎易而遣虎難入險易而出險難耳

立德初以徐州為家而布奪之操又奪之繼以荆州為家而操失之權

又爭之惟至于西川則眞爲玄德之家矣然其受陶謙之讓而不受劉表之讓者懲于徐州之得而復失故重發于劉表也不奪同宗之荆而獨奪同宗之益者怨于荆州之遲而致議故不得復重發于劉璋也此其先後遲速之機因時而變者然也

龐統之策三一曰取成都二曰取涪關三曰回荆州夫回荆州則是無策矣不可謂之下策也統之意本以襲殺劉璋于初迎之時爲上計而自葭萌取成都爲中計自葭萌取涪關爲下計玄德之從其中猶是從其下耳然殺劉璋而急取之則人心不附而攖之也難不殺劉璋而緩取之則人心可服而享之也固是取乎其下者乃其所以爲上與

觀于張肅張松而有慨于兄弟之間也一則賣主求榮而不告其兄一則懼禍及已而不顧其弟在同胞之兄弟且然而況備與璋之以同宗通譜者耶讀書至此爲之三嘆玄德其不用壯而善于用老者乎急于

取川者壯往之謀也緩于取川者老成之算也魏延以壯而敗黄忠以老而勝老成則吉壯往則凶爲將之道固然將將者用兵之道何獨不然

有以閒筆爲伏筆者正當干戈爭鬬之時忽有一紫虚上人如古木寒鴉蒼岩怪石此極忙中之閒筆也乃涪關之役龐統未死孔明未來而紫虚早有一鳳墜地一龍升天之語則已爲後文伏筆也與雲長在鎮國寺中見普静和尚立德在南漳莊上見水鏡先生一樣筆墨文有正筆有奇筆如立德之殺楊高士元之取涪關劉璝之謁紫虚冷苞之議决水皆以次而及者也正筆也如黄忠之救魏延立德之入敵寨魏延之捉冷苞法正之見彭羕皆突如其來者也奇筆也正筆發明在前奇筆推原在後正筆極其次第奇筆極其突兀可謂敘事妙品

卻説張昭獻計曰且休要動兵若一興兵曹操必復至不如修書二封

封與劉璋言劉備結連東吳共取西川使劉璋心疑而攻劉備一封與張
魯教進兵向荊州來使劉備首尾不能救應我然後起兵取之事可諧矣
首者立德欲救孫權而致書於馬超是不救之救今者孫權欲圖立德而致書於璋是不圖之圖權從之即發使二處去
訖且說立德在葭萌關日久甚得民心忽接得孔明文書知孫夫人已回
東吳又聞曹操興兵犯濡須乃與龐統議曰曹操擊孫權操勝必將取荊
州權勝亦必取荊州矣爲之奈何龐統曰主公勿憂有孔明在彼料想東
吳不敢犯荊州主公可馳書去劉璋處只推曹操攻擊孫權權求救於荊
州吾與孫權脣齒之邦不容不相援張魯自守之賊決不敢來犯界吾今
欲勒兵回荊州與孫權會同破曹操孫權之書以劉備結東吳爲名立德之書又以東吳求劉備爲說大家借
題互相欺誑正是一對空頭奈兵少糧缺望推同宗之誼速發精兵三四萬行糧十萬
斛相助請勿有悞若得軍馬錢糧却別作商議此處不即說明立德從之遣人往
成都來到關前楊懷高沛聞知此事遂教高沛守關楊懷同使者入成都

見劉璋呈上書信劉璋看畢問楊懷為何亦同來楊懷曰專為此書而來劉備自從入川廣布恩德以收民心其意甚是不善今求軍馬錢糧切不可與如若相助是把薪助火也劉璋曰吾與玄德有兄弟之情豈可不助一人出曰劉備梟雄久留於蜀而不遣是縱虎入室矣今更助之以軍馬錢糧何異與虎添翼乎（一以備為火一以備為虎誰知火已熾不可滅虎已入不可出乎）衆視其人乃零陵烝陽人姓劉名巴字子初劉璋聞劉巴之言猶豫未決黃權又伏苦諫璋乃量撥老弱軍四千米一萬斛發書遣使報玄德（止撥之以隙矣）仍令楊懷高沛緊守關隘劉璋使者到葭萌關見玄德呈上回書玄德大怒曰吾為汝禦敵費力勞心汝今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卒效命乎遂扯毀回書大罵而起（正欲等閒得此一書便好翻轉面皮）使者逃回成都龐統曰主公只以仁義為重今日毀書發怒前情盡棄矣玄德曰如此當若何龐統曰某有三條計策請主公自擇而行玄德問那三條計統曰只今便選精兵晝夜兼道逕襲成都此

為上計（若此處聞殺劉璋則此又其中計矣）楊懷高沛乃蜀中名將各仗強兵拒守關隘今主公佯以回荊州為名二將聞之必來相送就送行處擒而殺之奪了關隘先取涪城然後卻向成都此中計也（此中計鳳雛已為下計矣）退還白帝連夜回荊州徐圖進取此為下計（若棄葭萌而歸此玄德所必不願也龐統特以此句激之欲其行上二計耳）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救矣（又逼一句實是雄話）玄德曰軍師上計太促下計太緩中計不遲不疾可以行之（玄德不用上計而用中計猶有不忍之心）于是發書致劉璋只說曹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眾將抵敵不住吾當親往拒之不及面會特書相辭書至成都張松聽得說劉玄德欲回荊州只道是真心（玄德此時不曾知會）（得張松）乃修書一封欲令人送與玄德卻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松急藏書于袖中與肅相陪說話肅見松神情恍惚心中疑惑松取酒與肅共飲獻酬之間忽落此書于地（畫圖藏得甚緊手書何故不密）被肅從人拾得席散後從人以呈肅肅開視之書略曰

松昨進言于皇叔並無虛謬何乃遲遲不發逆取順守古人所貴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欲棄此而回荊州乎使松聞知如有所失書呈到日疾速進兵松當為內應萬勿自悞

張肅見了大驚曰吾弟作滅門之事不可不首連夜將書見劉璋具言弟張松與劉備同謀欲獻西川劉璋大怒曰吾平日未嘗薄待他何故欲謀反（一向一向在夢中）遂下令捉張松全家盡斬于市後人有詩嘆曰

一覽無遺自古稀　誰知書信泄天機
未觀立德興王業　先向成都血染衣

劉璋既斬張松聚集文武商議曰劉備欲奪吾基業當如之何黃權曰事不宜遲即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荊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各關去訖（依龐統上計則關未必費力）却說玄德提兵回涪城先令人報上涪水關請楊懷高沛出關相別楊高二將聞知商議曰玄德

此回若何高沛曰玄德合死我等各藏利刀在身就送行處刺之以絕吾主之患（龐統正欲于送行時殺二將二將亦欲于送行時刺玄德彼此正是同心但二將知已不知彼耳）楊懷曰此計大妙二人只帶隨行二百人出關送行其餘並留在關上玄德大軍盡發前至涪水之上龐統在馬上謂玄德曰楊懷高沛若欣然而來可隄防之（此句是主）若彼不來便起兵逕取其關不可遲緩（此句是賓）正說間忽起一陣旋風把馬前帥字旗吹倒（不必風旗告變龐統已知之矣）玄德問龐統曰此何兆也統曰此警報也楊懷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宜善防之玄德乃身披重鎧自佩寶劍防備人報楊高二將前來送行玄德令軍馬歇定龐統分付魏延黃忠但關上來的軍士不問多少馬步軍兵一箇也休放回（為下文賺關之用）二將得令而去卻說楊懷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刀帶二百軍兵牽羊送酒直至軍前見並無準備心中暗喜以為中計入至帳下見玄德正與龐統坐于帳中二將聲喏曰聞皇叔遠回特具薄禮相送遂進酒勸玄德玄德曰二將

軍守關不易當先飲此杯（玄德不肯自飲教他先飲是玄德謹慎提防處）二將飲酒畢玄德曰吾有密事與二將商議閒人退避遂將帶來二百人盡趕出中軍玄德叱曰左右與吾捉下二賊帳後劉封關平應聲而出楊高二人急待爭鬬劉封關平各捉住一人玄德喝曰吾與汝主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謀離間親情龐統叱左右搜其身畔果然各搜出利刀一口（亦將舞劍以助一笑乎）統便喝斬二人玄德還猶未决統曰二人本意欲殺吾主罪不容誅遂叱刀斧手斬楊懷高沛于帳前黃忠魏延早將二百從人先自捉下不曾走了一箇玄德喚入各賜酒壓驚（字善罵驚人心）玄德曰楊懷高沛離間吾兄弟又藏利刀行刺故行誅戮爾等無罪不必驚疑衆各拜謝龐統曰吾今即用汝等引路帶吾軍取關各有重賞（不欲走透一人止爲此耳）衆皆應允是夜二百人先行大軍隨後前軍至關下叫曰二將軍有急事回可速開關城上聽得是自家軍即時開關大軍一擁而入兵不血刃得了涪關（只殺得兩人士不費力）蜀兵皆降

玄德各加重賞隨即分兵前後守把次日勞軍設宴於公廳玄德酒酣顧
龐統曰今日之會可為樂乎（未免露出真情○玄德在刘表席間醉後失言於此伏見）龐統曰伐人之
國而以為樂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聞昔日武王伐紂作樂象功此亦
非仁者之兵歟（以紂比刘璋亦擬之非其倫確是醉語）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龐統大笑
而起（亦有醉意）左右亦扶玄德入後堂睡至半夜酒醒左右以逐龐統之言告
知玄德玄德大悔次早穿衣升堂請龐統謝罪曰昨日酒醉言語觸忤幸
勿掛懷龐統談笑自若玄德曰昨日之言惟吾有失龐統曰君臣俱失何
獨主公（一語解釋龐統亦妙）玄德亦大笑其樂如初却說劉璋聞玄德殺了楊高二
將襲了涪水關大驚曰不料今日果有此事（始信王累之言）遂聚文武問退兵之
策黃權曰可連夜遣兵屯雒縣塞住咽喉之路劉備雖有精兵猛將不能
過也璋遂令劉璝冷苞張任鄧賢點五萬大軍星夜往守雒縣以拒劉備
四將行兵之次劉璝曰吾聞錦屏山中有一異人道號紫虛上人知人生

死貴賤吾誰今日行軍正從錦屏山過何不試往問之（正厮殺時忽見一世外之人）張
任曰大丈夫行兵拒敵豈可問於山野之人乎（是大丈夫語）璝曰不然聖人云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吾等問於高明之人當趨吉避凶（既一心為主又何趨避之有）於
是四人引五六十騎至山中問徑樵夫樵夫指高山絕頂上便是上人所
居四人上山至庵前見一道童出迎（極與水鏡莊中彷彿）問了姓名引入庵中只見
紫虛上人坐於蒲墩之上四人下拜求問前程之事紫虛上人曰貧道乃
山野廢人豈知休咎劉璝再三拜問紫虛遂命道童取紙筆寫下八句言
語付與劉璝其文曰

左龍右鳳飛入西川雛鳳墜地（為落鳳坡伏筆）臥龍升天一得一天天數當然
見機而作勿喪九泉

劉璝又問曰吾四人氣數如何紫虛上人曰定數難逃何必再問（四人無一生還）
亦先伏璝又請問時上人眉垂目合恰以睡着的一般並不答應四人下

山劉璝曰仙人之言不可不信張任曰此狂叟也聽之何益（張任不降之意于此已決）遂上馬前行既至雒縣分調人馬守把各處隘口劉璝曰雒城乃成都之保障失此則成都難保吾四人公議着二人守城二人去雒縣前面依山傍險劄下兩箇寨子勿使敵兵臨城冷苞鄧賢曰某願往結寨劉璝大喜分兵二萬與冷鄧二人離城六十里下寨（玄德以二將當先劉璋亦有二將當先）劉璝張任守護雒城却說玄德既得涪水關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人報劉璋撥四將前來即日冷苞鄧賢領二萬軍離城六十里劄下兩箇大寨玄德聚衆將問曰誰敢建頭功去取二將寨栅老將黃忠應聲出曰老夫願往（寫黃忠不異廉頗馬援）玄德曰老將軍率本部人馬前至雒城如取得冷苞鄧賢營寨必重賞黃忠大喜即領本部兵馬謝了要行（矍鑠哉是翁）忽帳下一人出曰老將軍年紀高大如何去得小將不才願往玄德視之乃是魏延黃忠曰我已領下將令你如何敢攙越魏延曰老者不以筋骨為能吾聞冷苞鄧賢

乃蜀中名將血氣方剛恐老將軍近他不得豈不悞了主公大事魏延激惱黃忠則黃忠之成功愈必因此願相替本是好意黃忠大怒曰汝說吾老敢與我比試武藝麼此處黃忠欲與魏延比試後文關公亦欲與馬超比試前後相映魏延曰就主公之前當面比試贏得的便去何如黃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校將刀來人雖老貨亦不老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今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鬥必有一傷須悞了我大事吾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龐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今冷苞鄧賢下了兩箇營寨今汝二人自領本部軍馬各打一寨如先奪得者便為頭功贏者便為壯輸者便為老於是分定黃忠打冷苞寨魏延打鄧賢寨二人各領命去了龐統曰此二人去恐於路上相爭主公可自引軍為後應預知魏延必爭黃忠之功玄德留龐統守城自與劉封關平引五千軍隨後進發却說黃忠歸寨傳令來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平明進兵取左邊山谷而進魏延却暗使人探聽黃忠甚時起兵探事人回報來日四更造飯五更起兵魏延

暗喜分付衆軍士二更造飯三更起兵平明要到鄧賢寨邊（厮殺時敍不得齒寫魏延貪功亦甚壯勇）軍士得令都飽食一頓馬摘鈴人銜枚捲旗束甲暗地去劫寨三更前後離寨前進到半路魏延馬上尋思只去打鄧賢寨不顯能處不如先去打冷苞寨却將得勝兵打鄧賢寨兩處功勞都是我的就馬上傳令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裏去（彼後我先宜右忽左魏延好勝視今之推諉退避者何啻天淵）天色微明離冷苞寨不遠教軍士少歇排擺金鼓旗旛鎗刀器械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入寨冷苞已有准備了（如此早去又吃灌備可謂夜眠清早起又有早行人）一聲砲響三軍上馬殺將出來魏延縱馬提刀與冷苞接戰二將交馬戰到三十合川兵分兩路來襲漢軍漢軍走了半夜人馬困乏抵當不住退後便走魏延聽得背後陣腳亂撇了冷苞撥馬回走川兵隨後趕來漢軍大敗（正爲爭功失功）走不到五里山背後鼓聲震地鄧賢引一彪軍從山谷裏截出來大叫魏延快下馬受降魏延策馬飛奔那馬忽失前蹄雙足跪地將魏延掀將下來（讀者至此必謂

魏延死矣鄧賢驟奔到挺鎗來刺魏延鎗未到處弓弦響鄧賢倒撞下馬後面冷苞方欲來救一員大將從山坡上躍馬而來厲聲大叫老將黃忠在此先聞其弓後見其人寫得聲勢舞刀直取冷苞冷苞抵敵不住望後便走黃忠乘勢追趕川兵大亂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魏延在長沙城上救了黃忠此日值堪相報殺了鄧賢直趕到寨前冷苞回馬與黃忠再戰不到十餘合後面軍馬擁將上來冷苞只得棄了左寨引敗軍來投右寨只見寨中旗幟全別冷苞大驚兜住馬看時當頭一員大將金甲錦袍乃是劉立德寫得突兀左邊劉封右邊關平大喝道寨子吾已奪下汝欲何往原來立德引兵從後接應便乘勢奪了鄧賢寨了補敘得妙冷苞兩頭无路取山僻小徑要回雒城行不到十里狹路伏兵忽起搭鉤齊舉把冷苞活捉了寫得突兀原來却是魏延自知罪犯无可解釋收拾後軍令蜀兵引路伏在這裏等箇正着補敘得妙用索縛了冷苞解投立德寨來却說立德立起免死旗倒川兵倒戈卸甲者並不許殺害如傷者

償命（善買人心）又諭衆降兵曰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願降者充軍不願降者放回于是歡聲動地（放回之人又將爲未取之地布其先聲耳）黃忠安下陣脚逕來見玄德說魏延違了軍令可斬之玄德急召魏延魏延解冷苞至玄德曰延雖有罪此功可贖令魏延謝黃忠救命之恩今後毋得相爭魏延頓首伏罪（善于伏罪）玄德重賞黃忠（黃忠故自不老）使人押冷苞到帳下玄德去其縛賜酒壓驚問曰汝肯降否冷苞曰既蒙免死如何不降劉璝張任與某爲生死之交若肯放某回去當即招二人來降就獻雒城玄德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令回雒城（總是收川將之心）魏延曰此人不可放回若脫身一去不復來矣玄德曰吾以仁義待人人不負我（却說）冷苞得回雒城見劉璝張任不說捉去放回只說彼我殺了十餘人奪得馬匹逃回（今人有謊言設體面事者往往類此）劉璝忙遣人往成都求救劉璋聽知折了鄧賢大驚慌忙聚衆商議長子劉[illegible]進曰兒願領兵前去守雒城璋曰既吾兒肯去當遣誰人爲輔一人出曰某願往璋視

之乃舅氏吳懿也璋曰得尊舅去最好誰可為副將吳懿保吳蘭雷同二人為副將（二人後皆為劉備所用）點二萬軍馬來到雒城劉璝張任接着具言前事吳懿曰兵臨城下難以拒敵汝等有何高見冷苞曰此間一帶正靠涪江江水大急前面寨占山腳其形最低某乞五千軍各帶鍬鋤前去決涪江之水可盡淹死劉備之兵也（熱人用火今人用水一笑）吳懿從其計即令冷苞前往決水吳蘭雷同引兵接應冷苞領命自去准備決水器械却說玄德令黃忠魏延各守一寨自回涪城與軍師龐統商議細作報說東吳孫權遣人結好東川張魯將欲來攻葭萌關（張魯興兵不從張魯一邊敘來却從玄德一邊聽得此省筆之法）玄德驚曰若葭萌關有失截斷後路吾進退不得當如之何龐統謂孟達曰公乃蜀中人多知地理去守葭萌關如何達曰某保一人與某同去守關萬無一失玄德問何人達曰此人曾在荊州劉表部下為中郎將乃南郡枝江人姓霍名峻字仲邈玄德大喜即時遣孟達霍峻守葭萌關去了（[illegible]）

腹背受敵亦大有道理那只使兩人去當後路令人急欲觀其後也

龐統退歸館舍門吏忽報有客特求相訪統出迎接見其人身長八尺形貌甚偉頭髮截短披於頸上（髮短而心甚長）衣服不甚齊整統問曰先生何人也其人不荅逕登堂仰臥牀上（來得甚作怪）統甚疑之再三請問其人曰且消停吾當與汝說知天下大事（作怪令人測摸不出）統聞之愈疑命左右進酒食其人起而便食並無謙遜飲食甚多食罷又睡（一奕）（作怪）統疑惑不定使人請法正視之恐是細作法正慌忙到來統出迎接謂正曰有一人如此如此法正曰莫非彭永言乎（奇）陞階視之其人躍起曰孝直別來無恙正是

只爲川人逢舊識　遂令涪水息洪流

畢竟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三十二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參訂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前文之決水者三曹操之決泗水以渰下邳決漳河以渰冀州是也後文之決水者一關公之決湘江以渰七軍是也獨此卷于涪水之決則欲決而不能決遂不果決有前之二實不可無此之一虛有此之一虛然後又有後之一實文字有虛實相生之法不意天然有此等妙事以助成此等妙文

觀于龐統之死而知荊州之所以失關公之所以亡也何也龐統不死則收川之事委之龐統而孔明可以不離荊州縱使撫川之事托之孔明而荊州又可轉付龐統雖有呂蒙陸遜何所施其詭計哉故凡荊州

所失與關公之亡不關于呂蒙之多智陸遜之能謀而特由于龐統之死耳然則謂孔明之哭龐統即爲關公哭也可即爲荆州哭也可

甚矣躁進之心不可不戒而人己猜嫌之情不可不忘也龐統未死之時星爲之告變矣夢爲之告變矣馬又爲之告變矣而統乃疑孔明之忌已欲功名之速立遂使鳳兮鳳兮反不如鴻飛冥冥足以避弋人之害嗚呼雖曰天也豈非人哉

孔明隆中決策之語其曰外結孫權所謂東和孫權也其曰然後中原可圖所謂北拒曹操也其告關公即以此耳况孫夫人在而孫劉暫合孫夫人去而孫劉遠離孫既與劉離必將北與操合濡須之戰權不致書于備以求援而獨致書于操以解兵使有與操連和之機矣孫與劉離不足憂而曹與孫合則大可懼苟但知北拒曹操而不知東和孫權其又何能拒操也耶

翼德生平有快事數端前乎此者鞭督郵矣罵呂布矣喝長坂矣奪阿斗矣然前數事之勇不若擒嚴顏之智也擒嚴顏之智又不若釋嚴顏之尤智也未遇孔明之前則勇有餘而智不足既遇孔明之後則勇有餘而智亦有餘蓋一入孔明薰陶而老氣化焉驕氣亦化焉勇不可學而智可學翼德之勇固其素有而其智則孔明教之云

嚴將軍頭本未常斷而有斷頭將軍一語遂使千古傳爲美談文天祥正氣歌曰爲嚴將軍頭而元人弔天祥詩亦曰忠如蜀將斬顏時竟似嚴將軍真曾斷頭也者可見人雖不死不可以畏死雖不必不生不可以貪生

人但知樹林中過去之張飛是假不知大寨中跌足大叫之張飛亦是假後之張飛是以假張飛扮作真張飛前之張飛是以真張飛扮作假張飛後之以假爲假固奇前之以真爲假尤奇

郝說法正與那人相見各撫掌而笑龐統問之正曰此公乃廣漢人姓彭名羕字永言蜀中豪傑也因直言觸忤劉璋被璋髡鉗為徒隸因此髮短統乃以賓禮待之問羕從何而來羕曰吾特來救汝數萬人性命見劉將軍方可說（妙在不即說明先作此驚人之語）法正忙報玄德玄德親自謁見請問其故羕曰將軍有多少軍馬在前寨玄德實告有魏延黃忠在彼羕曰為將之道豈可不知地理乎前寨緊靠涪江若決動江水前後以兵塞之一人無可逃也（冷苞之計早被猜破）玄德大悟彭羕曰罡星在西方太白臨於此地當有不吉之事切宜慎之（借決水一事照下落鳳坡方纔說地理便又說天文）●玄德即拜彭羕為幕賓使人密報魏延黃忠教朝暮用心巡警以防決水（不消譬甚妙）黃忠魏延商議二人各輪一日如遇敵軍到來互相通報郝說冷苞見當夜風雨大作引了五千軍逕循江邊而進安排決江只聽得後面喊聲亂起冷苞知有準備急急回軍後面魏延引軍趕來川兵自相踐踏冷苞正奔走間撞着魏延交

馬不數合被魏延活捉去了（冷苞敗被擒第二）比及吳蘭雷同來接應時又被黃忠一軍殺退魏延解冷苞到涪關立德責之曰吾以仁義相待放汝回去何敢背我今次難饒將冷苞推出斬之重賞魏延立德設宴款待彭羕忽報荊州諸葛亮軍師持遣馬良奉書至此立德召入問之馬良禮畢曰荊州平安不勞主公憂念遂呈上軍師書信立德折書觀之畧曰

亮夜算太乙數今年歲次癸亥罡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於雒城之分主將帥身上多凶少吉切宜謹慎（彭羕之言早與孔明相合）

立德看了書便教馬良先回立德曰吾先回荊州去論此事龐統暗思孔明怕我取了西川成了功故意將此書相阻耳（此士元不及孔明處）乃對立德曰統亦算太乙數已知罡星在西應主公合得西川別不主凶事（亦算得着）統亦占天文見太白臨于雒城先斬蜀將冷苞已應凶兆矣（只因自己心熱都書在姓冷的身上去）主公不可疑心可急進兵立德見龐統再三催促乃引軍前進黃忠同魏

主公不可發心可遠追莫及之德[illegible]三從[illegible]乃引軍而進黄忠同[illegible]
天者見天命自歸并[illegible]城先東[illegible]今[illegible]已[illegible]因[illegible]
亦[illegible]已[illegible]在[illegible]主公合[illegible]川[illegible]不主因軍乃[illegible]亦古
明[illegible]川成[illegible]乃[illegible]
公[illegible]日吉[illegible]去[illegible]此事[illegible]
一公[illegible]上[illegible]因水吉引[illegible]
一[illegible]乙[illegible]今年[illegible]在西方又[illegible]太白臨今方雖[illegible]
小[illegible]不[illegible]主公[illegible]上[illegible]之[illegible]曰
[illegible]此[illegible]人[illegible]
何[illegible]今[illegible]之[illegible]
忠一[illegible]以仁義[illegible]
[illegible]

延接入城[illegible]問法正曰前至雒城有多少路法正畫地作圖之[illegible]

張松所遺圖本對之並無差錯[illegible]法正言山北有條大路正取雒城東

門山南有條小路卻取雒城西門[illegible]兩條路皆可進兵龐統謂玄德曰令

魏延為先鋒取南小路而進主公令黃忠作先鋒從山北大路而進到

雒城取齊[illegible]玄德曰吾自幼[illegible]馬多行小路軍師可從大路去

取東門吾取西門龐統曰大路必[illegible]攔主公引兵當之統取小路

德曰軍師不可吾夜夢[illegible]神人手[illegible]言有[illegible]覺來猶自[illegible]此行

莫非不佳乎[illegible]龐統曰壯士臨陣不死帶傷理之自然

也何故以夢寐之事疑心乎玄德曰吾所疑者孔明之書也[illegible]

[illegible]統大笑曰主公被孔明所惑矣彼不欲令[illegible]

[illegible]言以疑主公之心[illegible]

[illegible]

延接入寨去龐統問法正曰前至雒城有多少路法正畫地作圖立德取張松所遺圖本對之並無差錯（照應畫圖）法正言山北有條大路正取雒城東門山南有條小路却取雒城西門兩條路皆可進兵龐統謂立德曰統令魏延爲先鋒取南小路而進主公令黃忠作先鋒從山北大路而進並到雒城取齊（但作畫中人）立德曰吾自幼熟於弓馬多行小路軍師可從大路去取東門吾取西門龐統曰大路必有軍邀攔主公引兵當之統取小路立德曰軍師不可吾夜夢神人手執鐵棒擊吾右臂覺來猶自臂疼此行莫非不佳（立德以伏龍鳳雛爲左右手士元乃其右手也）龐統曰壯士臨陣不死帶傷理之自然也何故以夢寐之事疑心乎立德曰吾所疑者孔明之書也（夢是夢書是書不似今人但看夢書）軍師還守涪關如何龐統大笑曰主公被孔明所惑矣彼不欲令統獨成大功故作此言以疑主公之心（前只肚裏尋思今却口中說出）心疑則致夢何凶之有統肝腦塗地方稱本心主公再勿多言來早准行當日傳下號令軍

五更造飯平明上馬黃忠魏延領軍先行玄德與龐統約定忽坐下馬眼
生前失把龐統掀將下來（又是一箇預兆）玄德跳下馬自來籠住那馬玄德曰軍
師何故乘此劣馬龐統曰此馬乘久不曾如此玄德曰臨陣眼生悞人性
命吾所騎白馬性極馴熟軍師可騎萬無一失劣馬吾自乘之遂與龐統
更換所騎之馬龐統謝曰深感主公厚恩雖萬死亦不能報也（說出死字又是一箇
頭兆）遂各上馬取路而進玄德見龐統去了心中甚覺不快怏怏而行（又是一箇
預兆）卻說雒城中吳懿劉璝聽知折了冷苞遂與衆商議張任曰城東南山
僻有一條小路最爲要緊某自引一軍守之諸公緊守雒城勿得有失忽
報漢兵分兩路前來攻城張任急引三千軍先來抄小路埋伏見魏延兵
過張任教盡放過去休得驚動後見龐統軍來張任軍士遙指軍中大將
騎白馬者必是劉備（的盧救了玄德白馬送了士元前後遙遙相對）張任大喜傳令教如此如此
卻說龐統迤邐前進擡頭見兩山逼窄樹木叢雜又值夏末秋初枝葉茂

却說韓遂[illegible]過前[illegible]頭見兩山逼窄樹木叢雜又值夏末秋初枝葉茂盛[illegible]自思[illegible]必是蜀兵[illegible]十[illegible]數[illegible]前[illegible]遇[illegible]伏[illegible]大[illegible]令文[illegible]此如此過[illegible]休得[illegible]重[illegible]見[illegible]來[illegible]旗[illegible]江[illegible]指[illegible]中大將[illegible]分兩路[illegible]前來攻城[illegible]引三千軍[illegible]來[illegible]小路[illegible]伏[illegible]有一隊小路[illegible]自引一軍守之[illegible]分[illegible]城[illegible]有大[illegible]城中[illegible]引[illegible]知[illegible]了令[illegible]回[illegible]東南山[illegible]遂各[illegible]路而進[illegible]去了心中甚[illegible]不快[illegible]行[illegible]又[illegible]更換所[illegible]之[illegible]曰深[illegible]為主[illegible]也[illegible]命吾所[illegible]曰[illegible]可[illegible]無一失[illegible]自[illegible]之[illegible]領[illegible]以此[illegible]曰此[illegible]不會如此立[illegible]日[illegible]生[illegible]前[illegible]將[illegible]下來又[illegible]下[illegible]目[illegible]王[illegible]用土馬[illegible]立[illegible]以[illegible]定[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龐統心下甚疑勒住馬問此處是何地數內有新降軍士指道此處地名落鳳坡龐統驚曰吾道號鳳雛此處名落鳳坡不利於吾[illegible]令後軍疾退只聽山坡前一聲砲響箭如飛蝗只望騎白馬者射來可憐龐統竟死於亂箭之下時年止三十六歲

後人有詩歎曰

古峴相連紫翠堆　士元有宅傍山隈

兒童慣識呼鳩曲　閭巷曾聞展驥才

預計三分平刻削　長驅萬里獨徘徊

誰知天狗流星墜　不使將軍衣錦回

先是東南有童謠云

一鳳并一龍相將到蜀中纔到半路裏鳳死落坡東風送雨雨送風隆漢興時蜀道通蜀道通時只有龍[illegible]

[illegible]

盛（百忙中又夾此閒景正合七夕）龐統心下甚疑勒住馬問此處是何地數內有新降軍士指道此處地名落鳳坡龐統驚曰吾道號鳳雛此處名落鳳坡不利於吾（卧龍岡爲孔明之始落鳳坡爲士元之終前後遥遥相對）令後軍疾退只聽山坡前一聲砲響箭如飛蝗只望騎白馬者射來可憐龐統竟死於亂箭之下時年止三十六歲

後人有詩嘆曰

古峴相連紫翠堆　士元有宅傍山隈　兒童慣識呼鳩曲
閭巷曾聞展驥才　預計三分平刻削　長驅萬里獨徘徊
誰知天狗流星墜　不使將軍衣錦回

先是東南有童謠云

一鳳并一龍相將到蜀中纔到半路裏鳳死落坡東風送雨雨送風隆漢興時蜀道通蜀道通時只有龍（只與紫虛上人語相應○荆州之謠曰泥中蟠龍向天飛西川之謠曰蜀道通時只有龍前之龍）

當日張任射死龐統漢軍擁塞進退不得死者大半前軍飛報魏延魏延忙勒兵欲回奈山路逼窄廝殺不得又被張任截斷歸路在高阜處用強弓硬弩射來魏延心慌（魏延不死者天幸也而士元獨不得邀天幸惜哉）有新降蜀兵曰不如殺奔雒城下取大路而進延從其言當先開路殺奔雒城來塵埃起處前面一軍殺至乃雒城守將吳蘭雷同也後面張任引兵追來前後夾攻把魏延圍在垓心魏延死戰不能得脫但見吳蘭雷同後軍自亂二將急回馬去救魏延乘勢趕去當先一將舞刀拍馬大叫文長吾特來救汝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前是魏延兩擒冷苞此是黃忠兩救魏延一卷之中又自相對）兩下夾攻殺敗吳雷二將直衝至雒城之下劉璝引兵殺出却得玄德在後當住接應黃忠魏延翻身便回玄德軍馬比及奔到寨中張任軍馬又從小路裏截出劉璝吳蘭雷同當先趕來玄德守不住二寨且戰且走奔回涪關（龐統既死龍亦受困）蜀兵得勝迤邐追趕玄德人馬困乏那裏有心廝殺且只顧奔走將近涪關張任一

遙延欲致立德人謂曰又恐其變有心腹將報曰[illegible]將[illegible]近洛陽張任一勝
同[illegible]不[illegible]來立德[illegible]不任二衆且戰且[illegible]令[illegible]將[illegible]受[illegible]兩[illegible]龍[illegible]兵得勝
[illegible]回之[illegible]軍馬比及[illegible]到集中張任[illegible]又[illegible]小路[illegible]數出劉[illegible]矣[illegible]雷
衛[illegible]之不劉[illegible]引兵[illegible]出[illegible]立德在[illegible]當[illegible]攻[illegible]且忠魏延[illegible]身
夫[illegible]忠也兩[illegible]一卷之中[illegible]上[illegible]下文[illegible]欲[illegible]二將直乃
夫[illegible]延[illegible]當先一將[illegible]馬大[illegible]又[illegible]特來救[illegible]之
延[illegible]在[illegible]心[illegible]延[illegible]不能[illegible][illegible]同[illegible]自[illegible]二將[illegible]回[illegible]
一[illegible]殺[illegible]乃[illegible]城[illegible]將[illegible]同[illegible]後面[illegible]同[illegible]兵[illegible]來[illegible]又[illegible]
[illegible]城下取人路而進延[illegible]其[illegible]大[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蒙[illegible]心[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天[illegible]也[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而奈山[illegible]不得[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大[illegible]

逕[illegible]劉封關平二將引三萬生力兵出殺退張任還趕二十里奪回戰馬極多一行軍馬再入涪關問龐統消息有落鳳坡逃得性命軍士報說軍師連人帶馬被亂箭射死於坡前玄德聞言哀痛不已望空設祭諸將皆哭黃忠曰今番折了龐統軍師張任必來攻打涪關如之奈何不若差人往荊州請諸葛軍師來商議收川之計正說之間人報張任引軍直臨城下搦戰黃忠魏延皆要出戰玄德曰銳氣新挫宜堅守以待軍師來到黃忠魏延領命只謹守城池玄德寫一封書教關平分付你與我往荊州請軍師去關平領了書星夜往荊州來玄德自守涪關並不出戰

卻說孔明在荊州正當七夕佳節大會衆官夜宴共說收川之事只見正西上一星其大如斗從天墜下流光四散孔明失驚擲杯於地掩面哭曰哀哉痛哉衆官慌問其故孔明曰吾前者算今年罡星在西方不

軍追趕至緊幸得左邊劉封右邊關平二將引三萬生力兵截出殺退張任還趕二十里奪回戰馬極多（白馬既亡別騎何用）立德一行軍馬再入涪關問龐統消息有落鳳坡逃得性命的軍士報說軍師連人帶馬被亂箭射死於坡前立德聞言望西痛哭不已（接輿之歌是悲生鳳立德之哭是悲死鳳）遙為招魂設祭諸將皆哭黃忠曰今番折了龐統軍師張任必然來攻打涪關如之奈何不若差人往荊州請諸葛軍師來商議收川之計正說之間人報張任引軍直臨城下搦戰黃忠魏延皆要出戰立德曰銳氣新挫宜堅守以待軍師來到黃忠魏延領命只謹守城池立德寫一封書教關平分付你與我往荊州請軍師去（為後文關公守荊州伏筆）關平領了書星夜往荊州來立德自守涪關並不出戰却說孔明在荊州時當七夕佳節大會眾官夜宴共說收川之事只見正西上一星其大如斗從天墜下流光四散孔明失驚擲杯於地掩面哭曰哀哉痛哉眾官慌問其故孔明曰吾前者算今年罡星在西方不

利于軍師大狗犯於吾軍（只因天上一狗失却大間一鳳○此句補前文所未及）大白臨于雒城已拜書主公教謹防之誰想今夕西方星墜龐士元命必休矣言罷大哭曰今吾主喪一臂矣（與玄德之夢相應）衆官皆驚未信其言孔明曰數日之內必有消息是夕酒不盡歡而散數日之後孔明與雲長等正坐聞人報關平到衆官皆驚關平入呈上玄德書信孔明視之內言本年七月初七日龐軍師被張任在落鳳坡前箭射身故（本為渡鵲住則都為落鳳忌日）孔明大哭衆官無不垂淚孔明曰既主公在涪關進退兩難之際亮不得不去（西北失了一鳳換去一龍）雲長曰軍師去誰人保守荊州荊州乃重地干係非輕孔明曰主公書中雖不明寫其人吾已知其意了（在下書人身上着眼）乃將玄德書與衆官看曰主公書中把荊州把在吾身上教我自量才委用雖然如此今教關平賫書前來其意欲雲長公當此重任（玄德之差關平之意在孔明口中說出妙）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又將首卷中事一提）可竭力保守此地責任非輕公宜勉之（荊州去了一龍止留一虎）雲長更不推辭

一縣可以為方保守此地責任非輕公宜竭之[illegible]長史不排[illegible]

中[illegible]意欲長公當此重任[illegible]中關[illegible]其議[illegible]人情

[illegible]守在[illegible]上致白量才委用[illegible]此令文關平[illegible]前來其

把[illegible]其人告已知其意了[illegible]乃言曰主公書中

說[illegible]人傷守荊州[illegible]乃重也[illegible]十係[illegible]孔明曰主公書中雖不

曰孔明[illegible]主公在日[illegible]關[illegible]難之際[illegible]不得不去[illegible]長

家[illegible]孔明[illegible]主公[illegible]身故而[illegible]大[illegible]官無不垂

問[illegible]任[illegible]國[illegible]射身信孔明[illegible]七月初七日[illegible]重

衆官[illegible]關天[illegible]上立書信孔明[illegible]之內[illegible]本年七月[illegible]入[illegible]閒平到

說[illegible]交酒不盡歡而散數日之後孔明與衆[illegible]手平[illegible]到

令言主及一[illegible]之衆官皆議未信其言孔明曰數日之內必有

拜書主公教[illegible]之[illegible]

和[illegible]

概然領諾孔明設宴交割印綬雲長舉手來接孔明擎著印曰這干係都

在將軍身上雲長曰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

孔明見雲長說個死字心中不悅欲待不與其言已出孔明曰[illegible]

兵來到當如之何雲長曰以力拒之孔明又曰倘曹操孫權[illegible]

之奈何雲長曰分兵拒之孔明曰若如此荊州危矣吾有[illegible]

有八箇字將軍牢記可保守荊州[illegible]孔明曰北拒曹操東和孫權[illegible]

[illegible]

慨然領諾孔明設宴交割印綬雲長雙手來接孔明擎着印曰這干係都在將軍身上（鄭重之至寫得如畫）雲長曰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與龐統說死字前後相應）孔明見雲長說箇死字心中不悅欲待不與其言已出孔明曰倘曹操引兵來到當如之何雲長曰以力拒之孔明又曰倘曹操孫權齊起兵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分兵拒之孔明曰若如此荊州危矣（未得西川而荊州之失已兆於此）吾有八箇字將軍牢記可保守荊州雲長問那八箇字孔明曰北拒曹操東和孫權（只重在東和孫權一句八箇字只四箇字耳若北拒曹操關公已知之矣）雲長曰軍師之言當銘肺腑孔明遂與了印綬令文官馬良伊籍向朗糜竺武將糜芳廖化關平周倉一班兒輔佐雲長同守荊州（自六十回中玄德入川之後便與雲長不復相見今自此卷中孔明入川之後亦不得復與雲長相見讀書至此爲之愀然）一面親自統兵入川先撥精兵一萬教張飛部領取大路殺奔巴州雒城之西先到者爲頭功[illegible]又撥一[illegible]教趙雲爲先鋒泝江而上會於雒城一路孔明自引簡雍蔣琬[illegible]

零陵湘鄉人也乃荊襄名士現爲書記（此處補敘蔣琬來歷媒不費筆）當日孔明引兵一萬五千與張飛同日起行張飛臨行時孔明囑付曰西川豪傑甚多不可輕敵（爲嚴顏伏筆）於路戒約三軍勿得擄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宜存恤勿得恣逞鞭撻士卒望將軍早會雒城不可有悞張飛欣然領諾上馬而去迤邐前行所到之處但降者秋毫無犯逕取漢川路前至巴郡細作回報巴郡太守嚴顏乃蜀中名將年紀雖高精力未衰善開硬弓使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隱然又是一篇黃忠）據住城郭不竪降旗張飛教離城十里下住大寨差人入城去說與老匹夫早早來降饒你滿城百姓性命若不歸順即踏平城郭老幼不留却說嚴顏在巴郡聞劉璋差法正請玄德入川拊心而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引虎自衛者也（可未老識）後聞玄德據住涪關大怒屢欲提兵往戰又恐這條路上有兵來（補筆周到）當日聞知張飛兵到便點起本部五六千人馬準備迎敵或獻計曰張飛在當陽長坂一聲喝退曹

兵百萬之衆曹操亦聞風而避之不可輕敵又將四十二回中事一提今只宜深溝高壘堅守不出彼軍無粮不過一月自然退去更兼張飛性如烈火專要鞭撻士卒如不與戰必怒怒則必以暴厲之氣待其軍士軍心一變乘勢擊之張飛可擒也以昔日張飛度之嚴顏從其言教軍士盡數上城守護忽見一箇軍士大叫開門嚴顏教放入問之那軍士告說是張將軍差來的把張飛言語依直便說嚴顏大怒罵匹夫怎敢無禮吾嚴將軍豈降賊者乎借你口說與張飛喚武士把軍人割下耳鼻却放回寨寫嚴顏如此一怒張飛愈見下文義釋之奇軍人回見張飛哭告嚴顏如此毀罵張飛大怒咬牙睜目披挂上馬引數百騎來巴郡城下搦戰城上衆軍百般痛罵張飛性急幾番殺到弔橋要過護城河又被亂箭射回到晚全無一箇人出張飛忍一肚氣還寨次日早晨又引軍去搦戰那嚴顏在城敵樓上一箭射中張飛頭盔與黃忠射關公盔纓前後飛指而恨曰吾拏住你這老匹夫我親自食你肉寫張飛如此忿怒愈見下文義釋之

奇到晚又空回第三日張飛引了軍沿城去罵原來那座城子是箇出城
週圍都是亂山張飛自乘馬登山下視城中見軍士盡皆披挂分列隊伍
伏在城中只是不出又見民夫來來往往搬磚運石相助守城張飛教馬
軍下馬步軍皆坐引他出戰並無動靜又罵了一日依舊空回至此已氣了三日
張飛在寨中自思終日叫罵彼只不出如之奈何猛然思得一計教衆軍
不要前去搦戰都結束了在寨中等候却只教三五十箇軍士直去城下
叫罵引嚴顏軍出來便與厮殺張飛磨拳擦掌只等敵軍來小軍連罵了
三日全然不出又氣了三日張飛眉頭一縱又生一計傳令教軍士四散砍打
柴草尋覓路徑不來搦戰張飛此時不滅孔明之謀嚴顏在城中連日不見張飛動靜
心中疑惑差十數箇小軍扮作張飛砍柴的軍潛地出城雜在軍內入山
中探聽已在張飛寨中當日諸軍回寨張飛坐在寨中頓足大罵嚴顏老匹夫枉
氣殺我此是昔日張飛真面目却是今日張飛假粧調只見帳前三四箇人說道將軍不須心焦

這兀日打探得一條小路可以偷過巴郡張飛故意大叫曰既有這箇去處何不早來說（莽人假莽粗人假粗却正是極精極細）衆應曰這幾日卻纔哨探得出張飛曰事不宜遲只今二更造飯趁三更明月拔寨都起人銜枚馬去鈴悄悄而行我自前面開路汝等依次而行傳了令便滿寨告報（妙人妙計）探細的軍聽得這箇消息盡回城中來報與嚴顏顏大喜曰我算定這匹夫忍耐不得（能料其粗不能料其細能料其莽不能料其精）你偷小路過去是糧草輜重在後我截住後路你如何得過好無謀匹夫中我之計（誰知反中了張飛之計）即時傳令教軍士准備赴敵今夜二更也造飯三更出城伏於樹木叢雜去處只等張飛過咽喉小路去了車仗來時只聽鼓響一齊殺出傳了號令看看近夜嚴顏全軍盡皆飽食披挂停當悄悄出城四散伏住只聽鼓響嚴顏自引十數裨將下馬伏於林中約三更後遙望見張飛親自在前橫矛縱馬悄悄張軍前進（讀者至此亦不知張飛如何用計者看此是為嚴顏而設）去不得三四里背後車仗人馬陸續進

教嚴顏看得分明偏說是得分曉看一齊擂鼓四下伏兵盡起正來搶奪車仗皆後一聲鑼响一彪軍掩到大喝老賊休走我等的你恰好嚴顏猛回頭看時為首一員大將豹頭環眼燕頷虎須使丈八矛騎深烏馬乃是張飛忽然有兩張飛好生作怪讀者至此幾疑是西遊記身外身法矣四下裏鑼聲大震眾軍殺來嚴顏見了張飛舉手無措交馬戰不十合張飛賣箇破綻嚴顏一刀砍來張飛閃過撞將入去扯住嚴顏勒甲絛生擒過來擲于地下眾軍向前用索綁縛住了原來先過去的是假張飛此處方纔敘明絕妙用筆料道嚴顏擊鼓為號張飛却教鳴金為號金響諸軍齊到川兵大半棄甲倒戈而降張飛殺到巴郡城下後軍已自入城張飛叫休殺百姓出榜安民羣刀手把嚴顏推至飛坐于廳上顏不肯跪下硬漢飛怒目咬牙大叱曰大將到此何為不降而敢拒敵嚴顏全無懼色回叱飛曰汝等無義侵我州郡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語二傳為千古美談飛大怒喝左右斬來嚴顏喝曰賊匹夫砍頭便砍何怒也張飛見

嚴顏聲音雄壯面不改色乃回嗔作喜下階喝退左右親解其縛取衣衣之扶在正中高坐低頭便拜曰適來言語冒瀆幸勿見責吾素知老將軍乃豪傑之士也此處出人意外不但嚴顏所不料亦讀者所不料也嚴顏感其恩義乃降後人有詩讚嚴顏曰

白髮居西蜀　清名震大邦　忠心如皎月　清氣捲長江
寧可斷頭死　安能屈膝降　巴州年老將　天下更無雙

又有讚張飛詩曰

生獲嚴顏勇絕倫　惟憑義氣服軍民
至今廟貌留巴蜀　社酒雞豚日日春

張飛請問入川之計嚴顏曰敗軍之將荷蒙厚恩無可以報願施犬馬之勞不須張弓隻箭逕取成都正是　只因一將傾心後　致使連城唾手來未知其計何如且看下文分解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張任設伏以害龐統孔明亦設伏以捉張任同一伏也而張任則在山坡孔明則在干岸張任則在林木孔明則在蘆葦張任以強弓硬弩孔明以長鎗砍刀張任之伏止一處孔明之伏不止一處張任意在射殺孔明意在活捉又有甚不同者則孔明之用兵爲獨奇

玄德欲張任正當爲龐統報讐而不忍殺之而欲降之何哉蓋欲資其才以爲用耳　射殺項梁而項羽折箭以誓之　謂殺劉縯而光武指河而誓之天下未平不敢懷怨以待人也且勿論其遠者曹操不記殺典韋之怨而納張繡孫權不記殺凌操之怨而納甘寧亦此意也乃玄德欲任降而任終不肯降若張任者則眞斷頭將軍矣

楊阜之爲韋康報讐義也而其攻馬超以助曹操則非義也馬騰爾番

受詔兩番討賊固漢之忠臣也其子之欲雪父恨則孝承父志而討國賊則忠奉一欺君罔上之曹操而攻一忠孝之馬超以超爲賊而不知操之爲賊故楊阜之義君子無取焉

或曰楊阜之助操以寡馬超與陳登之助操以算呂布將毋同乎予曰不同馬超孝子也呂布無父之人也且登之助操在許田射鹿之前爾時衣帶詔未發也董貴人未死也魏公未稱九錫未加也操之逆未露而操未彰則其挾天子以令諸侯者陳登信而助之無怪也至於阜而衣帶詔發矣董貴人死矣魏公已稱九錫已加矣操爲國賊而助國賊者亦賊楊阜其何說之辭

五虎將中關張趙黃皆大將才也若馬超則可爲戰將而不可爲大將其殺韋康屠百姓不得謂之仁矣其不疑楊阜不得謂之智矣前既敗於曹操而攻韓遂後復歸於張魯而拒立德此其識見當在四人之下

人謂姜敘之母同於太史慈之母慈之母勉其子以報孔融敘之母勉
其子以報韋康此則其可嘉者也我謂姜敘之母異於徐庶之母庶之
母知操之爲賊敘之母不知討操者之非賊而助操者之爲賊此則其
可惜者也人謂趙昂之妻異於呂布之妻布之妻阻其夫之出戰昂之
妻勵其夫以起兵此則其可嘉者也我謂趙昂之妻同於劉表之妻表
之妻背劉備而從曹操致其身與子俱死昂之妻助曹操以攻馬超幸
身免於死而亦致其子於死此又其可惜者也雖然郭嘉程昱等輩天
下所稱智謀之士猶然不明順逆而何論於婦人哉尚論者於楊氏王
氏可勿譏云

此卷自孔明捉張任之後便當接馬超攻葭萌之事而馬超攻葭萌由
於張魯遣馬超張魯遣馬超由於馬超投張魯馬超投張魯則又由於
楊阜破馬超夫楊阜之與劉璋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尋原遡委遂忽然

次敘隴西一段文字卻與五十九回之末遥遥相接此等敘事宜求之左傳史記之中

卻說張飛問計於嚴顏顏曰從此取雒城凡守禦關隘都是老夫所管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今感將軍之恩無可以報老夫當為前部所到之處盡皆喚出拜降（只因一個斷頭將軍引出無數降將軍）張飛稱謝不已於是嚴顏為前部張飛領軍隨後凡到之處盡是嚴顏所管都喚出投降有遲疑未決者顏曰我尚且投降何況汝乎自是望風歸順並不曾廝殺一場（省事亦省筆○以下接過翼德一邊接敘立德一邊）卻說孔明已將起程日期申報立德教都會聚雒城立德與衆官商議今孔明翼德分兩路取川會於雒城同入成都水陸舟車已於七月二十日起（程）此時將及待到今我等便可進兵黄忠曰張任每日來搦戰見城中不出彼軍懈怠不做準備今日夜間分兵劫寨勝如白晝廝殺（上既寫翼德）立德從之教黄忠引兵取左魏延引兵取右立德取中路當

夜二更三路軍馬齊發張任果然不做準備漢軍擁入大寨放起火來烈燄騰空蜀兵奔走連夜直趕到雒城城中兵接應入去立德還中路下塞次日引兵直到雒城圍住攻打張任按兵不出攻到第四日若孔明未來便能攻破雒城便不見孔明用計之妙立德自提一軍攻打西門令黃忠魏延在東門攻打留南門北門放軍行走原來南門一帶都是山路北門有涪水因此不圍張任望見立德在西門騎馬往來指揮打城從辰至未人馬漸漸力乏張任教吳蘭雷同二將引兵出北門轉東門敵黃忠魏延自已却引軍出南門轉西門單迎立德前射白馬將是射着假立德今出雒城門是來尋真立德城內盡撥民兵上城擂鼓助喊却說立德見紅日平西教後軍先退軍士方回身城上一片聲喊起南門內軍馬突出張任徑來軍中捉立德立德軍中大亂黃忠魏延又被吳蘭雷同敵住兩下不能相顧立德敵不住張任撥馬往山僻小路而走張任從背後追來看看趕上立德獨自一人一馬張任引數騎趕來讀至此為立德一嚇

攻二寨三路[illegible]任果然不[illegible]人八馬[illegible]放起火來到
從[illegible]兵奔逃[illegible]雒城中兵接應入去玄德[illegible]中路下寨
不日引兵直到雒城圍住攻打張任按兵不出攻到第四日[illegible]
[illegible]令黃忠魏延在東門攻打[illegible]自[illegible]西門[illegible]留南門
北門放軍行走原來南門一帶皆是山路北門有涪水因此不圍張任
見玄德在西門騎馬往來指揮打城從辰至未人馬漸漸力乏張任教吳
蘭雷同二將引兵出北門轉東門打[illegible]自己引軍出南門轉西
門[illegible]玄德[illegible]城內盡撥民兵上城擂鼓助喊
玄德見紅日平西教後軍先退軍士方回身城上一片[illegible]喊起南門
內軍馬突出張任徑來軍中捉玄德玄德軍中火亂黃忠魏延又被[illegible]
雷同敵住兩下不能相顧玄德敵不住張任撥馬往山僻小路而走張任
從後追來看看趕上玄德自一人一馬張任引數騎趕來[illegible]

玄德正慌而盡力加鞭而行忽山路一軍衝出[illegible]玄德馬上叫苦曰前有伏兵後有追兵天亡我也[illegible]只見來軍為首一員大將乃是張飛原來張飛與嚴顏正從那條路上來望見塵埃起知與川兵交戰張飛當先而來[illegible]正撞著張任正交馬戰到十餘合背後嚴顏引兵大進張任火速回身張飛直趕到城下張任退入城拽起吊橋[illegible]張飛回見玄德曰軍師泝江而來尚且未到反[illegible]我奪了頭功[illegible]玄德曰山路險峻如何無軍阻當長驅大進先到于此張飛曰于路關隘四十五處皆出老將嚴顏之功因此于路並不曾費分毫之力[illegible]遂把從前義釋嚴顏之事從頭說了一遍引嚴顏見玄德[illegible]玄德曰若非老將軍吾弟安能到此即脫身上黃金鎖子甲以賜之[illegible]嚴顏拜謝正待安排宴飲忽聞哨馬回報黃忠魏延和川將吳蘭雷同交鋒城中吳懿劉璝又引兵助戰兩下夾攻我軍抵敵不住

玄德正望前儘力加鞭而行忽山路一軍衝出（讀至此又為玄德一嚇）玄德馬上呼君曰前有伏兵後有追兵天亡我也（每于接筍處故作驚人之筆）只見來軍當頭一員大將乃是張飛原來張飛與嚴顏正從那條路上來望見塵埃起知與川兵交戰張飛當先而來（張將軍來得突兀來得奏巧不如此不見義釋嚴顏之妙）正撞着張任便就交馬戰到十餘合背後嚴顏引兵大進張任火速回身張飛直趕到城下張任退入城拽起吊橋張飛回見玄德曰軍師泝江而來尚且未到反被我奪了頭功（有得他說嘴）玄德曰山路險阻如何無軍阻當長驅大進先到于此張飛曰于路關隘四十五處皆出老將嚴顏之功因此于路並不曾費分毫之力（不是義釋一人都是智收諸郡）遂把義釋嚴顏之事從頭說了一遍引嚴顏見玄德玄德謝曰若非老將軍吾弟安能到此即脫身上黃金鎖子甲以賜之（為已降者獎又為未降者勸）嚴顏拜謝正待安排宴飲忽聞哨馬回報黃忠魏延和川將吳蘭雷同交鋒城中吳懿劉璝又引兵助戰而下夾攻我軍抵敵不住

魏黃二將敗陣投東去了（不從黃魏一邊敘却在劉張一邊敘得省筆之法）張飛聽得便請立德分兵兩路殺去救援於是張飛在左立德在右殺奔前來吳懿劉璝見後面喊聲起慌退入城中吳蘭雷同只顧引兵追趕黃忠魏延却被立德張飛截住歸路黃忠魏延又回馬轉攻吳蘭雷同料敵不住只得將本部軍馬前來投降（嚴顏之後又是兩箇降將）立德准其降收兵近城下寨却說張任失了二將心中憂慮吳懿劉璝曰兵勢甚危不決一死戰如何得兵退一面差人去成都見主公告急（雒城求救於成都便為成都求救於漢中張本）一面用計敵之張任曰吾來日領一軍搦戰詐敗引轉城北城內再以一軍衝出截斷其中可獲勝也吳懿曰劉將軍相輔公子守城我引兵衝出助戰約會已定次日張任引數千人馬搖旗吶喊出城搦戰張飛上馬出迎更不打話與張任交鋒戰不十餘合張任詐敗遶城而走張飛盡力追之吳懿一軍截住張任引軍復回把張飛圍在垓心進退不得（黃忠魏延捉張任不得張飛亦捉張任不得方見下文孔明之妙）正

沒奈何只見一隊軍從江邊殺出當先一員大將挺鎗躍馬與吳懿交鋒只一合生擒吳懿戰退敵軍救出張飛視之乃趙雲也（趙雲此來亦來得突兀來得奏巧與上文張飛來法二樣筆墨）飛問軍師何在雲曰軍師已至想此時已與主公相見了也（敘法賦省）二人擒吳懿回寨張任自退入東門去了張飛趙雲回寨中見孔明簡雍蔣琬已在帳中飛下馬來參軍（師不向孔明一邊敘來卻從張飛一邊看出用筆之妙）孔明驚問曰如何得先到玄德具述義釋嚴顏之事孔明賀曰張將軍能用謀皆主公之洪福也趙雲解吳懿見玄德玄德曰汝降否吳懿曰我既被捉如何不降（又是一箇降將軍）玄德大喜親解其縛孔明問城中有幾人守城吳懿曰有劉季玉之子劉循輔將劉璝張任劉璝不打緊張任乃蜀郡人極有膽畧不可輕敵（又借吳懿口中寫張白寫張任正是寫孔明）孔明曰先捉張任然後取雒城問城東這座橋名為何橋吳懿曰金鴈橋孔明遂乘馬至橋邊遶河看了一遍回到寨中喚黃忠魏延聽令曰離金鴈橋南五六里兩岸都是蘆葦蒹葭

可以埋伏金鴈橋可為落鳳坡答乱魏延引一千鎗手伏於左單截馬上將黃忠引一千刀手伏於右單砍坐下馬殺散彼軍張任必投山東小路而來張翼德引一千軍伏在那裏就彼處擒之又喚趙雲伏於金鴈橋北待我引張任過橋你便將橋拆斷却勒兵於橋北遙為之勢使張任不敢望北走退投南去却好中計別處用計只是如此如此而出此處詳敘在前又是一樣筆法調遣已定軍師自去誘敵

却說劉璋差卓膺張翼二將前至雒城助戰張任教張翼與劉璝守城自與卓膺為前後二隊任為前隊膺為後隊出城退敵孔明引一隊不整不齊軍妙在整不齊過金鴈橋來與張任對陣孔明乘四輪車綸巾羽扇而出兩邊百餘騎簇擁遙指張任曰曹操以百萬之眾聞吾之名望風而走今汝何人敢不投降天下惟没用的人最會說大話不但不整不齊是誘敵即說大話亦是誘敵張任看見孔明軍伍不齊在馬上冷笑曰人說諸葛亮用兵如神原來有名無實把鎗一招大小軍校齊殺過來孔明棄了四輪車上馬退走過橋張任從背後趕來

過了金鴈橋見玄德軍在左嚴顏軍在右衝殺將來張任知是計急回軍時橋已拆斷了過橋拆橋何今日孔明之多也一笑欲投北去只見趙雲一軍隔岸擺開遂不敢投北逕往南遶河而走走不五七里早到蘆葦叢雜處魏延一軍從蘆中忽起都用長鎗亂戳黃忠一軍伏在蘆葦裏用長刀只剁馬蹄江邊蘆葦可觴波邊林木答禮馬軍盡倒皆被執縛步軍那裏敢來張任引數十騎望山路而走正撞着張飛張任方欲退走張飛大喝一聲衆軍齊上將張任活捉了原來卓膺見張任中計已投趙雲軍前降了又是一箇降將軍○省筆法一發都到大寨玄德賞了卓膺張飛解張任至孔明亦坐於帳中玄德謂張任曰蜀中諸將望風而降汝何不早投降張任睜目怒叫曰忠臣豈肯事二主乎玄德曰汝不識天時耳降即免死任曰今日便降久後也不降可速殺我不肯許降是爲漢便說實話是直漢玄德不忍殺之張任厲聲高罵孔明命斬之以全其名張任倒是斷送後人有詩讚曰

烈士豈甘從二主　張君忠勇死猶生
高明正似天邊月　夜夜流光照雒城

立德感嘆不已令收其屍首葬于金雁橋側以表其忠（不取其頭祭龐統而反葬之所以收川中之人心也不是偽死正是爲生）次日令嚴顏吳懿等一班蜀中降將爲前部直至雒城大叫早開門受降免一城生靈受苦劉璝在城上大罵嚴顏方待取箭射之忽見城上一將拔劍砍翻劉璝開門投降（又是一箇降將軍却斷他人之頭以來降）立德軍馬入雒城劉循開西門走脫投城都去了立德出榜安民殺劉璝者乃武陽人張翼也（叙明在後筆法又變）立德得了雒城重賞諸將孔明曰雒城已破成都只在目前惟恐外州郡不寧可令張翼吳一引趙雲撫外水定江犍爲等處所屬州郡令嚴顏卓膺引張飛撫巴西德陽所屬州郡就委官按治平靖即勒兵回成都取齊（先得外郡便先撫外郡處置得宜）張飛趙雲領命各自引兵去了孔明問前去有何處關隘蜀中降將曰止綿竹有重兵守禦若得綿竹成

都唾手可得孔明便商議進兵法正曰雒城既破蜀中危矣主公欲以仁義服衆且勿進兵某作一書上劉璋陳說利害璋自然降矣孔明曰孝直之言最善便令寫書遣人徑往成都前張松致書于玄德致不過來今法正致書于劉璋却公然致去却說劉循逃回見父說雒城已陷劉璋慌聚衆官商議從事鄭度獻策曰今劉備雖攻城奪地然兵不甚多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不如盡驅巴西梓潼民過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盡皆燒除深溝高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彼兵自走我乘虛而擊之備可擒也此即李左車教陳餘之計劉璋曰不然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此言非保全之計劉璋雖闇亦有仁心然從來有仁心者每每吃虧每每失事爲之一嘆正議間人報法正有書至劉璋喚入呈上書璋拆書視之其畧曰

昨蒙遣差結好荆州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以致如此今荆州眷念舊情不忘族誼主公若能翻然歸順量不薄待望三思裁示

劉璋大怒扯毀其書大罵法正賣主求榮忘恩背義之賊逐其使者出城劉璋既不聽鄭度之策又不卽從法正之言猶預不決正是袁紹劉表一流人卽時遣妻弟費觀提兵而去守把綿竹費觀舉保南陽人姓李名嚴字正方一同領兵當下費觀李嚴點三萬軍來守綿竹益州太守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上書於劉璋請往漢中借兵璋曰張魯與吾世讐安肯相救今有與所親爲仇而致欲結其仇以攻親者矣親既變仇而欲仇反變親不亦難乎爲之一嘆和曰雖然與我有讐劉備軍在雒城勢在危急脣亡則齒寒若以利害說之必然肯從璋乃修書遣使前赴漢中郤說馬超自兵敗入羌二載有餘結好羌兵攻拔隴西州郡所到之處盡皆歸降因劉璋求救於漢中本欲投袁紹張魯曾招於丁張魯接入馬超恭爲馬超投張魯張魯遣馬超之由也此等敘事如連山斷嶺筆法過眞巷門惟冀城攻打不下刺史韋康累遣人求救於夏侯淵韋康求救於夏侯淵與郄璋求救於張魯兩相映襯淵不得曹操言語未敢動兵韋康見救兵不來與衆商議不如投降馬超參軍楊阜哭諫曰超等叛君之徒豈可降之成曰事勢至此不降何待阜苦諫不

從韋康大開城門投拜馬超韋康出降與後文劉璋出降爾相映襯超大怒曰汝今事急請降非眞心也將韋康等四十餘口盡斬之不留一人馬超殺韋康而失州郡之心與後文立德不害劉璋以收州郡之心正是相反有人言楊阜勸韋康休降可斬之超曰此人守義不可斬也復用楊阜為參軍馬超用楊阜與後文立德用劉巴黃權又相類而相反阜薦梁寬趙衢二人超盡用為軍官此時一的眞降者楊阜告馬超曰阜妻死於臨洮乞告兩箇月假歸葬某妻便回馬超從之楊阜過歷城來見撫彝將軍姜敘敘與阜是姑表兄弟敘之母是阜之姑時年已八十二當日楊阜入姜敘內宅拜見其姑哭告曰阜守城不能保主亡不能死愧無面目見姑馬超叛君妄殺郡守一州士民無不恨之今吾兄坐據歷城竟無討賊之心此豈人臣之理乎言罷淚流出血楊阜思報其主當與許貢之客並稱敘母聞言喚姜敘入責之曰韋使君遇害亦爾之罪也又謂阜曰汝既降人且食其祿何故又興心討之阜曰吾從賊者欲留殘生與主報冤敘曰馬超英勇亟難圖之阜曰自勇撰謀

易圖也吾已暗約下梁寬趙衢兄若肯興兵二人必爲內應方好所謂二人不是眞吾
敘母曰汝不早圖更待何時誰不有死死于忠義死得其所也勿以我爲
念汝若不聽義山之言吾當先死以絕汝念一箇女丈夫可比斷頭將軍敘乃與統兵
校尉尹奉趙昂商議原來趙昂之子趙月見隨馬超爲裨將趙昂當日應
允歸見其妻王氏曰吾今日與姜敘楊阜尹奉一處商議欲報韋康之仇
吾想子趙月見隨馬超今若興兵超必先殺吾子奈何亦有謀及婦人而不失者趙昂是也
其妻厲聲曰雪君父之大恥雖喪身亦不惜何向一子乎君若顧子而不
行吾當先死矣又一箇女丈夫可比斷頭將軍趙昂乃決次日一同起兵姜敘楊阜屯歷
城尹奉趙昂屯祁山王氏乃盡將首飾資帛親自往祁山軍中賞勞軍士
以勵其衆當以夫人爲王師以趙昂爲偏裨馬超聞姜敘楊阜會合尹奉趙昂舉事大怒
即將趙月斬之趙昂先送了一箇兒子令龐德馬岱盡起軍馬殺奔歷城來姜敘楊
阜引兵出兩陣圓處楊阜姜敘衣白袍而出與馬超在潼關時正相映射○敘與阜以中表兄弟而相

援措與璋以同宗兄弟而相攻爲之一嘆大罵曰叛君無義之賊馬超大怒衝將過來兩軍混戰姜敘楊阜如何抵得馬超大敗而走馬超驅兵趕來背後喊聲起處尹奉趙昂殺來馬超急回時兩下夾攻首尾不能相顧正鬪間刺斜裏大隊軍馬殺來原來是夏侯淵得了曹操軍令正領軍來破馬超此一路軍馬突如其來恰應前文又是不突超如何當得三路軍馬大敗奔回走了一夜比及明明到得冀城叫門時城上亂箭射下梁寬趙衢立在城上大罵馬超將馬超妻楊氏從城上一刀砍了撇下屍首來又將馬超幼子三人并至親十餘口都從城上一刀一箇剁將下來超氣噎塞胸幾乎墜于馬下殺了韋康一家出乎爾者反乎爾人苦不自知耳背後夏侯淵引兵追趕超見勢大不敢戀戰與龐德馬岱殺開一條路走前面又撞見姜敘楊阜殺了一陣衝得過去又撞着尹奉趙昂殺了一陣零零落落剩得五六十騎連夜奔走四更前後走到歷城下守門者只道姜敘兵回大開門接入超從城南門邊殺起盡洗城中百姓

（所謂窒於怨而出於色者也）至姜敘宅搜出老母母全無懼色指馬超而大罵超大怒自取劍殺之（姜敘又送了一箇母親）尹奉趙昂全家老幼亦盡被馬超所殺（尹趙又送了兩家老小）昂妻王氏因在軍中得免於難（照應前文）次日夏侯淵大軍至馬超棄城殺出望西而逃行不得二十里前面一軍擺開為首的是楊阜超切齒而恨拍馬挺鎗刺之阜兄弟七人一齊來助戰馬岱龐德敵住後軍阜弟七人皆被馬超殺死（楊阜又送了七箇兄弟）阜身中五鎗猶然死戰後面夏侯淵大軍趕來馬超遂走只有龐德馬岱五七騎隨後而去夏侯淵自行安撫隴西諸州人民令姜敘等各各分守用車載阜赴許都見曹操操封阜為關內侯阜辭曰阜無捍難之功又無死難之節於法當誅何顏受職操嘉之卒與之爵（可謂操之忠臣）却說馬超與龐德馬岱商議徑往漢中投張魯（此處方接入漢中）張魯大喜以為得馬超則西可以吞益州東可以拒曹操乃商議欲以女招超為壻大將楊柏諫曰馬超妻子遭慘禍皆超之貽害也主公豈可以

女與之魯從其言遂罷招壻之議（張魯欲壻馬超而不果與袁術欲壻呂布而不遂前後遙遙相對）或以楊栢之言告知馬超超大怒有殺楊栢之意（爲後文殺楊栢伏筆）楊栢知之與兄楊松商議亦有圖馬超之心（爲後文楊松讒馬超伏筆）正值劉璋遣使求救於張魯魯不從忽報劉璋又遣黃權到權先來見楊松說東西兩川實爲脣齒西川若破東川亦難保矣今若肯相救當以二十州（荆州與孫權援劉備而欲以相西川州九郡爲謝一十一虛設州朦射）松大喜即引黃權來見張魯說脣齒利害更以二十州相謝魯喜其利從之巳西閣圃諫曰劉璋與主公世讐今事急求救詐許割地不可從也忽階下一人進曰某雖不才願乞一旅之師生擒劉備務要割地以還正是

方看眞主來西蜀　又見精兵出漢中

未知其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䕫鄒梧岡參訂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葭萌關　劉備自領益州牧

孫權與劉表爲仇劉璋亦與張魯爲仇黃權之求救于漢中如魯肅之弔喪于江夏所謂同舟遇風吳越可以相濟者也然玄德助仲謀而張魯不能助季玉何哉蓋孫與劉非操之所能間也璋與魯則孔明之所能間也然使張魯不用楊松雖有間亦不能入則非孔明之能間之一張魯之自開之耳

蔡瑁在荊州而劉備不能安其身楊松在漢中而馬超亦不能安其身是則同矣然備之依表欲以拒曹超之歸魯乃欲攻備則超之智異于備也我方欲討國賊而伐其同心討賊之人我方欲報父仇而伐其與

父同事之友超其忘衣帶詔之事乎不獨內有楊松而欲立功于葭萌爲勢之所不能縱使內無楊松而欲立功于葭萌亦爲理之所不可

關公之欲與馬超比試非眞欲與之比試也欲借此以壓服其心也漢高初見英布而倨傲跣洗以折之恐其驕則不爲我用耳馬超新降其視川中諸將無出我右將不絕于自矜得孔明一書方知翼德之上又有絕倫超羣如關公者而超之驕氣折矣關公見書而笑曰孔明知吾心孔明其知此心哉

玄德當奔走流離之時而不忍棄百姓而一得西川乃欲以民田賞功是不可無子龍之諫也子龍愛民所以愛國愛國則不復愛家前于取桂陽之時不以妻子動其心今于入川之後不與田宅累其念有古人臣之風焉豈獨一名將之才足以盡之

子產之言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火烈民懼而畏之故鮮死

焉允子產之用猛乎其善於用寬也孔明之治蜀其得此意乎法行而
知恩卽猛以濟寬之道立德以孔明爲水而當其治蜀則又不爲水而
爲火矣曹操從劉琮於青州而殺其母子劉備遷劉璋於公安而歸其
財物則備與操異矣劉備寬以撫蜀而收之以恩諸葛嚴以治蜀而繩
之以法則亮又與備異矣蓋我與敵取其相反敵以暴我以仁敵以急
我以緩以相反爲能者也君與相取其相濟君以仁相以義君以柔相
以剛以相濟爲用者也不相反則無以相勝不相濟則亦無以相成．
郗說闇圃正勸張魯勿助劉璋只見馬超挺身出曰超感主公之恩無可
上報願領一軍攻取葭萌關生擒劉備忘了當木義狀務要劉璋割二十州奉還
主公張魯大喜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隨卽點兵二萬與馬超此時龐德
卧病不能行留於漢中爲後來歸曹操張本張魯令楊柏監軍亦是冤家擺着對頭人超與弟
馬岱選日起程郗說立德軍馬在雒城法正所差下書人回報說鄭度勸

劉璋盡燒野穀并各處倉廩率巴西之民避於涪水西深溝高壘而不戰前既在劉璋一邊寫來此又在玄德一邊聽得是兩邊雙敘法筆有省處亦有不省處變化不同玄德孔明聞之皆大驚曰若用此言吾勢危矣法正笑曰主公勿憂此計雖毒劉璋必不能用也料劉璋如見可謂知彼知己不一日人傳劉璋不肯遷動百姓不從鄭度之言玄德聞之方始寬心玄德一邊聽得勾兩段寫妙甚孔明曰可速進兵取綿竹如得此處成都易取矣遂遣黃忠魏延領兵前進費觀聽知玄德兵來差李嚴出迎嚴領三千兵出各布陣完黃忠出馬與李嚴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孔明在陣中教鳴金收軍便有愛李嚴之意黃忠回陣問曰正待要擒李嚴軍師何故收軍孔明曰吾已見李嚴武藝不可力取來日再戰汝可詐敗引入山峪出奇兵以勝之黃忠領計次日李嚴再引兵來黃忠又出戰不十合詐敗引兵便走李嚴趕來迤邐趕入山峪猛然省悟急待回來前面魏延引兵擺開孔明自在山頂喚曰公如不降兩下已伏強弩欲與吾龐士元報讎矣雖張胸射

死了却尋着姓李的真是張李戴李嚴慨下馬卸甲投降又是一箇降將軍軍士不曾傷害一人孔明引李嚴見玄德玄德待之甚厚嚴曰費觀雖是劉益州親戚與某甚密當往說之玄德即命李嚴回城招降費觀不疑李嚴使是待之甚厚處嚴入綿竹城對費觀說玄德如此仁德今若不降必有大禍觀從其言開門投降又是二箇降將軍玄德遂入綿竹商議分兵取城都忽流星馬急報有孟達霍峻守葭萌關今被東川張魯遣馬超與楊柏馬岱領兵攻打甚急救遲則關隘休矣接笋甚緊玄德大驚孔明曰須是張趙二將方可與敵玄德曰子龍引兵在外未回翼德已在此可急遣之孔明曰主公且勿言容亮激之却說張飛聞馬超攻關大叫而入曰辭了哥哥便去戰馬超也寫得張飛如畫孔明佯作不聞妙甚對玄德曰今馬超侵犯關隘無人可敵除非往荊州取關雲長來方可與敵為後文關公比試虛伏一筆張飛曰軍師何故小覷吾吾曾獨拒曹操百萬之兵照應四十二卷中事豈懼馬超一匹夫乎孔明曰翼德拒水斷橋此因曹操不知

虛實耳若知虛實將軍豈得無事今馬超之勇天下皆知渭橋大戰殺得曹操割鬚棄袍幾乎喪命（照應五十八卷中事）非等閒可比雲長且未必可勝（純用反激妙甚）飛曰我只今便去如勝不得馬超甘當軍令孔明曰爾既肯寫文書便爲先鋒請主公親自去一遭留亮守綿竹待子龍來却作商議（爲後子龍守綿竹伏筆）魏延曰某亦願往（添一箇副將）孔明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行張飛第二玄德後隊望葭萌關進發魏延哨馬先到關下正遇楊柏魏延與楊柏交戰不十合楊柏敗走魏延要奪張飛頭功乘勢趕去前面一軍擺開爲首乃是馬岱魏延只道是馬超舞刀躍馬迎之（魏延與馬岱先作一箇破題）與岱戰不十合岱敗走延趕去被岱回身一箭中了魏延左臂延急回馬走馬岱趕至關前只見一將喊聲如雷從關上飛馬奔至面前原來是張飛初到關上聽得關前廝殺便來看時正見魏延中箭因驟馬下關救了魏延飛喝馬岱曰汝是何人先通姓名然後廝殺馬岱曰吾乃西涼馬岱是也張飛曰你

原來不是馬超快回去非吾對手只今馬超那厮自來說道燕人張飛在此指得一張通名紅單帖馬岱大怒曰汝焉敢小覷吾挺鎗躍馬直取張飛戰不十合馬岱敗走張飛欲待追趕關上一騎馬到來叫兄弟且休去飛回視之原來是玄德到來前軍後軍中軍勾三次到寫得次第亦寫得突兀飛遂不趕一同上關玄德曰恐怕你性躁故我隨後趕來到此既然勝了馬岱且歇一宵來日戰馬超次日天明關下鼓聲大震馬超兵到玄德在關上看時門旗影裏馬超縱騎持鎗而出獅盔獸帶銀甲白袍一來結束非凡二來人才出衆在玄德眼中極寫馬超玄德嘆曰人言錦馬超名不虛傳又在玄德口中補寫一馬超張飛便要下關玄德急止之曰且休出戰先當避其銳氣關下馬超單搦張飛出馬關上張飛恨不得平吞馬超西地錦毬動了急三鎗三五番皆被玄德當住看看午後玄德望見馬超陣上人馬皆倦遂選五百騎跟着張飛衝下關來馬超見張飛軍到把鎗望後一招約退軍有一箭之地張飛軍馬一齊札住關上軍馬

倘黑不回[illegible]數[illegible]黑子[illegible]白[illegible]

全無[illegible]

[illegible]

不回之[illegible]今日天[illegible]

數有[illegible]門[illegible]

金坡[illegible]

卦下問[illegible]

申上不[illegible]又出[illegible]

金坡[illegible]將各回[illegible]

分勝[illegible]得一好看[illegible]

[illegible]一時大人又[illegible]

門[illegible]來[illegible]出黑大人乎[illegible]

陸續下來張飛挺鎗出馬大呼認得燕人張翼德麼馬超曰吾家屢世公侯豈識村野匹夫（又被馬超一激）張飛大怒兩馬齊出二鎗並舉約戰百餘合不分勝負（一白一黑殺得好看）玄德觀之歎曰眞虎將也（連翼德都讚在內）恐張飛有失急鳴金收軍兩將各回（寫第一次交鋒）張飛回到陣中畧歇馬片時不用頭盔只裹包巾上馬又出陣前搦馬超廝殺超又出兩箇再戰玄德恐張飛有失自披挂下關直至陣前看張飛與馬超又鬬百餘合兩箇精神倍加玄德教鳴金收軍（寫第二次交鋒）二將分開各回本陣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謂張飛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且退上關來日再戰張飛殺得性起那裏肯休大叫曰誓死不回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可戰矣飛曰多點火把安排夜戰（好鬬與好飲一般既卜其晝又卜其夜）馬超亦換了馬再出陣前大叫曰張飛敢夜戰麼張飛性起問玄德換了坐下馬搶出陣來叫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關超曰我勝你不得誓不回寨（大家立誓可稱盟兄盟弟）兩軍吶喊點起千百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兩將

又向陣前鏖戰到二十餘合馬超撥回馬便走張飛大叫曰走那裏去原來馬超見贏不得張飛心生一計詐敗佯輸賺張飛趕來暗掣銅鎚在手扭回身覷着張飛便打來(此戰許褚更自利害)張飛見馬超走心中也隄防比及銅鎚打來時張飛一閃從耳朵邊過去張飛便勒回馬走時馬超却又趕來張飛帶住馬拈弓搭箭回射馬超超却閃過二將各自回陣(一鎚一箭借作收科不然將戰箇不住矣)玄德立於陣前叫曰吾以仁義待人不施譎詐馬孟起你收兵歇息我不乘勢趕你(極會做人情)馬超聞言親自斷後諸軍漸退玄德亦收軍上關次日張飛又欲下關戰馬超人報軍師來到玄德接着孔明孔明曰亮聞孟起世之虎將若與翼德死戰必有一傷故令子龍漢升守住綿竹我星夜來此(綿竹之守借孔明口中敘出省筆之甚)可用條小計令馬超歸降主公玄德曰吾見馬超英勇甚愛之如何可得孔明曰亮聞東川張魯欲自立為漢寧王手下謀士楊松極貪賄賂可差人從小路逕投漢中先用金銀結好楊松

後進書於張魯云吾與劉璋爭西川是與汝報讐不可聽信離間之言事定之後保汝爲漢寧王（劉璋許以地孔明許以爵二者不可得兼舍地而取爵可也）令其撤回馬超兵待其來撤時便可用計招降馬超矣玄德大喜即時修書差孫乾賫金珠從小路徑至漢中先來見楊松說知此事送了金珠松大喜先引孫乾見張魯陳言方便（全是金珠在那裏說話）魯曰玄德只是左將軍如何保得我爲漢寧王楊松曰他是大漢皇叔正合保奏（不是皇叔保得而金珠可以保得）張魯大喜便差人教馬超罷兵孫乾只在楊松家聽回信不一日使者回報馬超言未成功不可退兵（未有奸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張魯又遣人去喚又不肯回一連三次不至楊松曰此人素無信行不肯罷兵其意必反遂使人流言云馬超意欲奪西川自爲蜀主與父報讐不肯臣於漢中（全是金珠說話）張魯聞之問計於楊松松曰一面差人去說與馬超汝既欲成功與汝一月限要依我三件事若依得便有賞否則必誅一要取西川二要劉璋首級三要退荊州兵

件事不成可獻頭來（出下三回雖返日馬超閑節不知何作文）一面教張衛點軍守把關隘防馬超兵變曾從之叅入到馬超寨中說這三件事超大驚曰如何變得恁的（金珠之爲物極是善變）乃與馬岱商議不如罷兵楊松又流言曰馬超回兵必懷異心（不想金珠這等有用）於是張衛分七路軍堅守隘口不放馬超兵入超進退不得無計可施孔明謂玄德曰今馬超正在進退兩難之際亮憑三寸不爛之舌親往超寨說馬超來降玄德曰先生乃吾之股肱心腹倘有疎虞如之奈何孔明堅意要去玄德再三不肯放去正躊躇間忽報趙雲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接笛甚妙）玄德召入問之其人乃建寧俞元人也姓李名恢字德昂玄德曰向日聞公苦諫劉璋今何故歸我（照應前文）恢曰吾聞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前諫劉益州者以盡人臣之心既不能用知必敗矣今將軍仁德布於蜀中知事必成故來歸耳玄德曰先生此來必有益於劉備恢曰今聞馬超在進退兩難之際恢昔在隴西與彼有一面之交

願往說馬超歸降若何（李恢來得湊巧恰好做了孔明替身）孔明曰正欲得一人替吾一往願聞公之說詞李恢於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此孔明大喜即時遣行（入得孔明的耳方入得馬超的耳）恢行至超寨先使人通姓名馬超曰吾知李恢乃辨士今必來說我先喚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囑曰令汝砍即砍為肉醬須臾李恢昂然而入馬超端坐帳中不動叱李恢曰汝來何為恢曰特來作說客（蔣幹三見周瑜辨明不是說客李恢一見馬超奴在自說是說客）超曰吾匣中寶劍新磨汝試言之其言不通便請試劍恢笑曰將軍之禍不遠矣但恐新磨之劍不能試吾之頭將欲自試也（先以危言動之妙在郎借他題目發揮）超曰吾有何禍恢曰吾聞越之西子善毀者不能閉其美齊之無鹽善美者不能掩其醜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將軍與曹操有殺父之讐而隴西又有切齒之恨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荊州之兵後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之面目下四海難容一身無主若復有渭橋之敗冀城之失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李恢言語當得法術）

凡一字一金一字一珠矣超頓首謝曰公言極當但超無路可行恢曰公既聽吾言帳外何故伏刀斧手超大慚叱退李恢舌劍可以退退帳下之劍恢曰劉皇叔禮賢下士吾知其必成故捨劉璋而歸之公之尊人昔年曾與皇叔約共討賊照應二十卷中事公何不棄暗投明以圖上報父讎下立功名乎馬超大喜即喚楊柏入一劍斬之方雪破婚之恨將首級共恢一同上關來降玄德玄德親自接入待以上賓之禮超頓首謝曰今遇明主如撥雲霧而見青天時孫乾已回玄德復命霍峻孟達守關便撤兵來取成都趙雲黃忠接入綿竹人報蜀將劉晙馬漢引軍到趙雲曰某願往擒此二人言訖上馬引軍出玄德在城上管待馬超喫酒未曾安席子龍已斬二人之頭獻於筵前張飛顯過本事都用趙雲顯本事與馬超看馬超亦驚倍加敬重超曰不須主公軍馬廝殺超自喚出劉璋來降如不肯降超自與弟馬岱取成都雙手奉獻子龍以兩顆人頭為安席之敬馬超便欲以一座城池為進見之禮玄德大喜是日盡歡却說敗兵回到益州報劉璋璋大驚閉門

通理漢之也所在德人置目盡散去言段兵回至州報劉璋大驚閉門
海求係卯不暗降趙自與說馬從取成都吏手恭獻附之羕以啟男兩蜀人便欲以爲一方
且題本亦手與同達亦合猶信加啟重趙曰不須主公軍馬所殺趙自與出劉章
上濟待馬趙嚶酒宋命發席于皆已斬二人之頭獻於筵前事張飛部用趙雲本
劉以波馬漢寂蕭至到趙雲曰某願往擒此二人言訖上馬引軍出城去迎在城
德復命羅交前吏于關復撒兵來取成都趙雲擒入約付入報蜀將
以上賓之禮趙頓首謝曰今遇明主如撥雲霧而見青天時務已至間之
入一劍所之婚方之雪服將首級共獻一同上關來降於德之德自接入治
軍中以公何不乘其月明以圖上報父讐立功名乎馬超大喜即與楊陷
吾知其必成故令劉璋而歸之公之尊人昔年曾與吾叔約共誅賊二照一窗
外向故伏以手超大柳畔此退毀下之劍以水曰劉長叔禮貫下上
一兒守一林系近也肖謝曰公言稱信恨將叫行水曰公既悲言自謝

[illegible]

周曰[illegible]

天[illegible]

嘗[illegible]

於[illegible]物[illegible]心何[illegible]

便[illegible]後來以[illegible]文子在[illegible]

以救[illegible]城[illegible]道[illegible]曰[illegible]

如士[illegible]氣倒於城上[illegible]

納士拜降[illegible]

兵來救[illegible]州[illegible]信[illegible]公[illegible]令[illegible]諸降劉[illegible]公可

大呼請劉季王答[illegible]劉章往城上問之道在馬上以鞭指曰吾本[illegible]當

不出入報城北[illegible]故救兵到劉章方敗[illegible]城[illegible]之[illegible]馬[illegible]左[illegible]城下

不出入報城北馬超救兵到劉璋方敢登城望之見馬超馬岱立於城下大叫請劉季玉答話劉璋在城上問之超在馬上以鞭指曰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誰想張魯聽信楊松讒言反欲害我今已歸降劉皇叔公可納土拜降免致生靈受苦如或執迷吾先攻城矣〔好一箇謅來的救星〕劉璋驚得面如土色氣倒於城上衆官救醒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開門投降以救滿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尚有兵三萬餘人錢帛糧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血肉捐於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忠厚爲無用之別名非忠厚之無用忠厚而不精明之爲无用也劉璋失豈在仁失在仁而不智耳〕衆人聞之皆墮淚忽一人進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視之乃巴西西充國人也姓譙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曉天文璋問之周曰某夜觀乾象見羣星聚於蜀郡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況一歲之前小兒謠云若要喫新飯須待先主來此乃預兆〔爲玄德稱[illegible]伏筆〕不可

逆天道黄權劉巴聞言皆大怒欲斬之譙周慣說天文後來勸後主出降即此人也權巴欲殺之亦不爲過

劉璋當住忽報蜀郡太守許靖踰城出降矣劉璋大哭歸府前不聽荘城之王累今却哭踰城之許靖亦遲矣次日人報劉皇叔遣幕賓簡雍在城下喚門璋令開門接入雍坐車中傲睨自若忽一人掣劍大喝曰小輩得志傍若無人汝敢藐視吾蜀中人物耶雍慌下車迎之此人乃廣漢綿竹人也姓秦名宓字子勅秦宓後來以舌辨難吳使於此處先露圭角雍笑曰不識賢兄幸勿見責遂同入見劉璋具說玄德寛洪大度並無相害之意於是劉璋決計投降厚待簡雍次日親賫印綬文籍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玄德出寨迎接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耳不得已三字亦是玄德一話然古來以此三字解說者多矣如重耳之殺懷公小白之殺子糾唐太宗之殺建成元吉皆是也兄弟之變至于如此爲之一嘆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到公廳陞堂坐定郡內諸官皆拜於堂下惟黄權劉巴閉門不出衆將忿怒欲往殺之玄德慌忙傳令曰如有害此

二人者滅其三族（漢高之封雍齒赦蒯通即此意也）玄德親自登門請二人出仕（不獨收二人之心正欲收衆人之心）二人感玄德恩禮乃出孔明請曰今西川平定難容二主可將劉璋送去荆州玄德曰吾方得蜀郡未可令季玉遠去孔明曰劉璋失基業者皆因太弱也主公若以婦人之仁臨事不決恐此土難以長久（一箇者婦一箇做惡定是商量停當）玄德從之設一大宴請劉璋收拾財物佩領振威將軍印綬令將妻子良賤盡赴南郡公安住歇即日起行（玄德遷劉璋于公安與曹操遷劉琮于青州正是一樣算計但一則殺之于路一則善遣之去爲不同耳）玄德自領益州牧其所降文武盡皆重賞定擬名爵嚴顏爲前將軍法正爲蜀郡太守董和爲掌軍中郎將許靖爲左將軍長史龐羲爲營中司馬劉巴爲左將軍黃權爲右將軍其餘吳一費觀彭羕卓膺李嚴吳蘭雷同李恢張翼秦宓譙周呂義霍峻鄧芝楊洪周羣費禕費詩孟達文武投降官員共六十餘人並皆擢用（先封新降之臣然後封舊日之臣皆是玄德權變處）諸葛亮爲軍師關雲長爲盪寇將軍漢壽亭侯張飛爲征遠將軍

[illegible]以趙雲為鎮遠將軍黃忠為征西將軍魏延為揚武將軍馬超為平[illegible]將軍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劉封關平周倉廖化馬謖蔣琬馬良伊籍及舊日荊襄一班文武官員盡皆陞賞（諸臣勞苦功高至此方獲受封良是不易）遣使齎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錢五千萬蜀錦一千疋賜與雲長（既賞西川征之將遂念荊州留守之臣蓋不有留守則從征不能成功是西川之取雲長亦與有力也）其餘官將給賜有差殺牛宰馬大餉士卒開倉賑濟百姓（既收士心又結民心）軍民大悅益州既定玄德欲將成都有名田宅分賜諸官趙雲諫曰益州人民屢遭兵火田宅皆空今當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民心方服不宜奪之為私賞也（蕭何強買民間田宅以自在為過情忠之主故然今子龍遇玄德不婦情慮于民）玄德大喜從其言使諸葛軍師定擬治國條例刑法頗重法正曰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願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萬民皆怨故高祖以寬仁得之（高祖約法是刑新國用輕典）今劉璋闇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

[illegible]閣[illegible]德政不東威刑不酬智臣之道漸以獎禮之以位[illegible]

[illegible]其二[illegible]豪[illegible]以寬仁得之是謂刑措[illegible]

[illegible]以苛察[illegible]實刑者法以懲民淫孔明曰君

[illegible]大[illegible]其言[illegible]清[illegible]刑法則重法正曰

[illegible]

分[illegible]宜[illegible]為私[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州人民遭兵火田宅皆空今當歸還百姓今

開[illegible]民大悅益州既定[illegible]欲[illegible]從[illegible]令用

[illegible]

百斤[illegible]錢一千八錢五千萬[illegible]一千[illegible]則[illegible]

舊日[illegible]文[illegible]官[illegible]書[illegible]責

[illegible]

[illegible]

寶長按金銀滿數十萬費賞入國中平回王州無厭國

鄒與孟庭比試勝不困立孔明曰無功而作書回之會孔其明已從諸以近

來與公比較高夜務諸交文事務立之德大蠹曰諸葛亮入

所以全沒以證之大米升言中曰文尚治之道國致及入州

自議行而可以言事之日交往正與孔明問政總事毒之鄰水

使不得少行其意因是不問

懼東孫權孫權寅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

事之政也孔明曰孝直太橫宜諸行之孔明曰昔主公困守荊州北畏曹

定法正為蜀郡太守凡平日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

固用是曲法正拜服自此可以教四十一州地而分兵鎮撫要害

幼以圖之以實制加則知以樂其上下有節為治之道於斯著矣

以圖四國而還所以致稱實由於此言今變以以法治行則

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道於斯著矣孔明治蜀是刑亂國用重典法正拜服自此軍民安堵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鎮撫並皆平定法正爲蜀郡太守凡平日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服二句內包着無數事情省筆之甚或告孔明曰孝直太橫宜稍斥之孔明曰昔主公困守荊州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賴孝直爲之輔翼遂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耶因竟不問縱劉璋而用猛是以猛濟寬遇孝直而用寬是以寬濟猛法正聞之亦自斂戢法行而知恩恩行而亦知法矣一日玄德正與孔明閑敘忽報雲長遣關平來謝所賜金帛玄德召入平拜罷呈上書信曰父親知馬超武藝過人要入川來與之比試高低教就稟伯父此事不必有此事不可無此言玄德大驚曰若雲長入蜀與孟起比試勢不兩立孔明曰無妨亮自作書回之孔明已會其意玄德只恐雲長性急便教孔明寫了書發付關平星夜回荊州平回至荊州雲長問

曰我欲與馬孟起比試汝曾說否平答曰軍師有書在此雲長折開視之其書曰

亮聞將軍欲與孟起分別高下以亮度之孟起雖雄烈過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美髯公之絕倫超羣也今公受任守荊州不爲不重倘一入川若荊州有失罪莫大焉惟冀明照

雲長看畢自綽其髯笑曰孔明知我心也（正欲孔明將自已推高以壓服孟起耳非盡其書已也）將書遍示賓客遂無入川之意（以下接過西川荊州邊兩邊接敘東吳一邊）却說東吳孫權知玄德併吞西川將劉璋遂於公安遂召張昭顧雍商議曰當初劉備借我荊州時說取了西川便還荊州今已得巴蜀四十一州須用取索漢上諸郡如其不還即動干戈（玄德方纔得來不想討債的便來）張昭曰吳中方寧不可動兵昭有一計使劉備將荊州雙手奉還主公正是

西蜀方開新日月　東吳又索舊山川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為國捐生

關公不屑屑與東吳較量兩我只將大漢二字壓倒東吳此其讀春秋得力處也呂布之對曹操曰漢家疆土人人有分惟其無父所以無君關公之對諸葛瑾曰大漢疆土豈可妄以尺寸與人惟其能為人臣所以能為人弟

立德之就婚妙在授計而往關公之赴會又妙在不消授計立德之就婚而歸妙在不別而行關公之赴會而歸又妙在公然而別張遼之請關公妙在屢請方來魯肅之請關公又妙在一請便來關公之別曹操妙在不勞他送關公之別魯肅又妙在偏要他送前日之五關斬將妙在攔當不住今日之扁舟江上又妙在無人攔當前日之獨行千里妙在來得明白去得明白今日之單刀赴會又妙在來得軒昂去得軒昂

讀書至此而嘆公之[illegible]表[illegible]曾爲君無人豈但在一時爲然豈但在一國爲然哉直將彌[illegible]獨[illegible]于天地古今之中耳

覩曹操杖殺伏后一事天翻地覆眞前史之所絶無而僅見者矣或爲之解曰獻帝爲高帝後身伏后爲呂后後身曹操爲韓信後身曹操女爲戚姬後身華歆爲趙王如意後身嗚呼其然耶其不然耶

以名士如華歆而助操爲惡至于如此之甚原其初不過爲榮利之心未忘耳拾金而觀之利未忘也見乘軒者而覩之榮未忘也止此貪榮慕利之心遂成其黨惡助虐之心管幼安之割席分坐殆逆料其後與

或謂管寧坐臥一樓足不履地以地爲魏地也獨不思樓非魏地之樓乎予曰不然賢人君子特借此以自明其高尚之志耳文丞相詩曰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而綱目亦書曰漢管寧卒于魏誠以清操如管寧有非魏之所得有也者若以樓爲魏之樓則箕山亦爲唐之山潁水

亦爲廈之水首陽之薇亦爲周之薇矣

以國戚害國戚者何進也以國戚薦國戚者伏完也以宦官害國戚者張讓也以宦官助國戚者穆順也以國戚謀國戚而勝以國戚與國戚共謀權臣而不勝以宦官謀國戚而勝以宦官與國戚共謀權臣而亦不勝然權權臣之惡其更甚于宦官國戚乎然立曹貴人爲皇后則操亦居然國丈矣丕亦居然國舅矣王莽以國戚而爲權臣操與丕則又以權臣而爲國戚矣國戚不足懼以權臣爲之則可懼權臣已足懼權臣而又使之爲國戚則更可懼魏之篡漢又何疑焉

荀彧以操之加九錫而死荀攸以操之稱魏王而死君子惜其不死于殺董妃之時以爲死之已晚也然猶幸其能死于弑伏后之前以爲死之未晚也夫殺董妃則加九錫稱魏王之漸也稱魏王則弑伏后之本也弑伏后則篡國之幾也乃加九錫則董昭勸之稱魏王則王粲贊

弒伏后則華歆助之是哉與彼之為人甚溷有覺於董昭王粲華歆者

耶

却說孫權要索荊州張昭獻計曰劉備所倚仗者諸葛亮耳其兄諸葛瑾
今仕於吳何不將瑾老小執下使瑾入川告其弟令勸劉備交還荊州如
其不還必累及我老小亮念同胞之情必然應允既奪不得阿斗郡用着計不達不能取劉備之
了以牽制劉備郎借孔明之兄以牽制孔明權曰諸葛瑾乃誠實君子安忍拘其老小昭曰明
教知是計策自然放心掩耳盜鈴權從之召諸葛瑾老小虛監在府一面修書
打發諸葛瑾往西川去第四次索荊州○保人本是魯肅文書上原無諸葛瑾名字今舍肅而使瑾又是撞頭出色不
數日到了成都先使人報知玄德玄德問孔明曰令兄此來為何孔明曰
來索荊州耳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計較已定孔明出
郭接瑾不到私宅逕入賓館參拜畢瑾放聲大哭老大人何處得此急淚亮曰兄長
有事但說何故發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為不還荊州乎因

弟之故執下兄長老小弟心何安兄休憂慮弟自有計還荊州便了兄既假哭弟亦假應一兄一弟俱不是真瑾大喜即同孔明入見玄德呈上孫權書玄德看了怒曰孫權既以妹嫁我卻乘我不在荊州竟將妹子潛地取去情理難容刻玄德者子小已被取去朱葛瑾老小又何足惜我正要大起川兵殺下江南報我之恨卻還想來索荊州乎前番只是借番都要賴矣今孔明哭拜於地妙曰吳侯執下亮兄長老小倘若不還吾兄全家被戮兄死亮豈能獨生望主公看亮之面將荊州還了東吳全吾兄弟之情孔明自做好人卻教玄德做難人妙玄德再三不肯孔明只是哭求三箇大都是做勝做勢玄德徐徐曰既如此看軍師面分荊州一半還之將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與他借債的先還一半亮曰既蒙見允便可寫書與雲長令交割三郡玄德曰子瑜到彼須用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烈火吾尚懼之切宜仔細玄德又自做好人推開公做難人妙瑾求了書辭了玄德別了孔明登途徑到荊州雲長請入中堂賓主相敘瑾出玄德書曰皇叔許先以三郡還東吳望將軍即日交割

令瑾好回見吾主雲長變色曰吾與吾兄桃園結義誓共匡扶漢室荆州本大漢疆土豈得妄以尺寸與人提出大漢二字辭嚴義正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雖吾兄有書來我却只不還後交使伊籍知會關公便聽了此時只有諸葛瑾來便知是孔明之計瑾曰今吳侯執下瑾老小若不得荆州必將被誅望將軍憐之雲長曰此是吳侯譎計如何瞞得我過玄德孔明知之而不言却被關公一口說破瑾曰將軍何太無面目雲長執劍在手曰休再言此劍上並無面目關平告曰軍師面上不好看望父親息怒關平與關公亦似約會一般雲長曰不看軍師面上教你回不得東吳瑾滿面羞慚急辭下船再往西川見孔明孔明已自出巡去了哥哥却為兄弟所弄瑾只得再見玄德哭告雲長欲殺之事前只是假哭此是真哭玄德曰吾弟性急極難與言子瑜可暫回容吾取了東川漢中諸郡調雲長往守之那時方得交付荆州取西川又等東川極似今人賴債的只顧倚借瑾不得已只得回東吳見孫權具言前事孫權大怒曰子瑜此去反覆奔走豈非皆是諸葛亮之計然也瑾曰非也吾弟亦哭

[illegible]曰天命[illegible]非[illegible]諸葛亮之計[illegible]璋曰非也晁說亦[illegible]

人西川[illegible]其言[illegible]孫權入

可[illegible]州州[illegible]

[illegible]

告玄德方許將三郡先還又無奈雲長恃頑不肯子瑜是十心人不像兄弟乖覺孫權曰既劉備有先還三郡之言便可差官前去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赴任且看如何不曾會租便要管業瑾曰主公所言極是權乃令瑾取回老小一面差官往三郡赴任不一日三郡差去官吏盡被逐回告孫權曰關雲長不肯相容連夜趕逐回要遲後者便要殺只是不肯寫承擔○孫回官吏之事只借官吏口中說出省筆孫權大怒差人告魯肅責之曰子敬昔為劉備作保借吾荊州今劉備已得西州不肯歸還子敬豈得坐視此時尋着保人却要以中理肩肅曰肅已思得一計正欲告主公權問何計肅曰今屯兵于陸口使人請關雲長赴會若雲長肯來以善言說之如日不從伏下刀斧手殺之如彼不肯來隨即進兵與決勝負奪取荊州便了中人設法勉強生出兩條計來孫權曰正合吾意可即行之闞澤進曰不可雲長乃世之虎將非等閑可及恐事不諧反遭其害孫權怒曰若如此荊州何日可得便令魯肅速行此計肅乃辭孫權至陸口召呂蒙甘寧商議設宴

於陸口寨乃臨江亭上只有借荊的請中人如俺兩個要中人費酒席修下請書選帳下能言快
語一人爲使登舟渡江江口關平問了遂引使人入荊州叫見雲長具道
魯肅相邀赴會之意呈上請書雲長看書畢謂來人曰既子敬相請我明
日便來赴宴請帖上定寫翌日候教恕乏人邀汝可先回使者辭去關平曰魯肅相邀必
無好意父親何故許之雲長笑曰吾豈不知耶此是諸葛瑾回報孫權說
吾不肯還三郡故令魯肅屯兵陸口邀我赴會便索荊州吾若不往道吾
怯矣若是怕討債不吃酒便是不會欠債的吾來日獨駕小舟只用親隨十餘人單刀赴會
看魯肅如何近我極寫關公鱗成平諫曰父親奈何以萬金之軀親蹈虎狼之穴
恐非所以重伯父之寄託也極寫關平細膩雲長曰吾於千鎗萬刃之中矢石交
攻之際匹馬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羣鼠乎十萬書且不怕而吃酒何足怕馬良
亦諫曰魯肅雖有長者之風但今事急不容不生異心將軍不可輕往須知
中人要脫干係雲長曰昔戰國時趙人藺相如無縛雞之力於澠池會上覷秦國

君臣如無物況吾曾學萬人敵者乎（公乃合廉藺爲一人矣）既已許諾不可失信良曰縱將軍去亦當有準備雲長曰只教吾兒選快船十隻藏善水軍五百於江上等候看吾紅旗起處便過江來平領命自去準備（先準備候客的）却說使者回報魯肅說雲長慨然應允來日準到肅與呂蒙商議此來若何蒙曰彼帶軍馬來某與甘寧各人領一軍伏於岸側放砲爲號準備厮殺如無軍來只於庭後伏刀斧手五十人就筵間殺之計會已定次日肅令人於岸口遙望辰時後見江面上一隻船來艄公水手只數人一面紅旗風中招颭顯出一箇大關字來（爲何借是如今日演單刀赴會者未必能如此之爲生也）船漸近岸見雲長青巾綠袍坐於船上傍邊周倉捧着大刀八九箇關西大漢各跨腰刀一口（儒雅之極英雄之極川存魯肅眼中有來估費出的）魯肅驚疑接入亭內敘禮畢入席飲酒舉盃相勸不敢仰視雲長談笑自若酒至半酣肅曰有一言訴與君侯幸垂聽焉昔日令兄皇叔使肅於吾主之前保借荊州暫住約於取川之後歸還

今西川已得而荊州未還得毋失信乎（不是是講吃酒）雲長曰此國家之事筵間不必論之（假周瑜對蔣幹語）肅曰吾主只區區江東之地而肯以荊州相借者為念君侯等兵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則荊州自應見還乃皇叔但肯先割三郡而君侯又不從恐于理上說不去（前說玄德不肯還此說關公不肯還語又逼近）雲長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無尺土相資今足下復來索地耶（只畧答他兩句妙絕畧而不詳）肅曰不然君侯始與皇叔同敗于長坂計窮慮極將欲遠竄吾主矜愍皇叔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使有所托足以圖後功而皇叔愆德隳好已得西川又占荊州貪而背義恐為天下所恥笑惟君侯察之（此將玄德與關公合說）雲長曰此皆吾兄之事非某所宜與也（玄德推關公關公又推玄德關公對諸葛瑾之詞嚴對魯肅之詞婉所以然者飲酒之時只宜如此對答正妙在不以為意）肅曰某聞君侯與皇叔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皇叔即君侯也何得推托乎（此叙坐在雲長身上去）雲長未及回答周倉在階下厲聲言曰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

豈獨是汝東吳有耶忽夾周倉一語是好伴當使有辭起身之意雲長變色而起奪周倉所捧大刀立於庭中目視周倉而叱曰此國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妙借周倉作一收拜倉會意先到岸口把紅旗一招關平船如箭發奔過江東來雲長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魯肅手佯推醉曰公今請吾赴宴莫提起荊州之事吾今已醉恐傷故舊之情他日令人請公到荊州赴會另作商議不說得激不待終席收拾而去魯肅魂不附體被雲長扯至江邊呂蒙甘寧各引本部軍欲出見雲長手提大刀親握魯肅恐肅被傷遂不敢動關公把臂不獨留肅兼使二將寒心雲長到船邊卻纔放手早立於船首與魯肅作別肅如痴似呆看關公船已乘風而去難得請來忽然放去魯肅此時如有所失後人有詩讚關公曰

藐視吳臣若小兒　單刀赴會敢平欺
當年一段英雄氣　尤勝相如在澠池

雲長自回荊州魯肅與呂蒙共議此計又不成如之奈何蒙曰可即申報

主公起兵與雲長決戰荊州即時使人申報孫權權覽之大怒商議起傾國之兵來取荊州忽報曹操又起三十萬大軍來也下文曹兵竟不曾來權忽了此處借作一頓權大驚且教魯肅休討荊州之兵移兵回合肥濡須以拒曹操以上接下東吳一邊以下專敘曹操一邊却說操將欲起程南征參軍傅幹字彥林上書諫操書畧曰

幹聞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相濟而後王業成往者天下大亂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耳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勝愚以為且宜增修文德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待時而動今若舉數十萬之眾頓長江之濱倘賊憑險深藏使我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天威屈矣惟明公詳察焉

曹操覽之遂罷南征前次虛言南征竟假勢為荊州作援興設學校延禮文士於是侍中王粲杜襲衛凱和洽四人議欲尊曹操為魏王中書令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魏公榮加九錫位已極矣今又進陞王位于理不可荀彧諫九錫巳晚矣荀攸不諫九錫

而諫補正抑又晚矣曹操聞之怒曰此人欲效荀彧耶又將前事一提荀攸知之憂憤成疾臥病十數日而卒亡年五十八歲操厚葬之遂罷魏王事姑徐徐云爾未必因荀攸之諫而遂一旦中止也一日操帶劍入宮獻帝正與伏后共坐伏后見操來慌忙起身帝見曹操戰慄不已操曰孫權劉備各霸一方不尊朝廷當如之何帝曰盡聽魏公裁處衛君所謂政出甯氏祭則寡人操怒曰陛下出此言外人聞之只道吾欺君也帝曰君若肯相輔則幸甚不爾願垂恩相捨語極軟又似極剛操聞言怒目視帝恨恨而出左右或奏帝曰近聞魏公欲自立為王不久必將篡位帝與伏后大哭后曰妾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妾今當修書一封密與父圖之天子血詔尚且無成皇后手書又復何用帝曰昔董承為事不密反遭大禍今恐又泄漏朕與汝皆休矣照應二十二卷中事后曰旦夕如坐針氈似此為人不如早亡妾看宦官中之忠義可託者莫如穆順當令寄此書穆順與張讓趙忠相去天壤乃即召穆順入屏後退去左右近侍帝后大哭告順曰操賊欲為魏王早晚必行篡奪之

事朕欲令后父伏完密圖此賊而左右之人俱賊心腹無可托者欲汝將皇后密書寄與伏完量汝忠義必不負朕順泣曰臣感陛下大恩敢不以死報臣即請行（國戚是好國戚宦官亦是好宦官）后乃修書付順順藏書于髮中潛出禁宮（帶中諂髮巾書前後遥遥相對）逕至伏完宅將書呈上完見是伏后親筆乃謂穆順曰操賊心腹甚衆不可遽圖除非江東孫權西蜀劉備二處起兵于外操必自往此時却求在朝忠義之臣一同謀之內外夾攻庶可有濟（董承義狀上止有劉備一人今又欲添出一孫權）順曰皇丈可作書覆帝后求密詔暗遣人往吳蜀二處令約會起兵討賊救主伏完即取紙為書付順（何不口傳又要回書不密之甚）順乃藏于頭髻內辭完回宮原來早有人報知曹操操先于宮門等候穆順回遇曹操操問那裏去來順答曰皇后有病命求醫去（害憂國病欲求醫國手目）操曰召得醫人何在順曰還未召至操喝左右遍搜身上並無夾帶放行忽然風吹落其帽操又喚回取帽視之遍觀無物還帽令戴穆順雙手倒戴其帽（冠履倒置之時）

宜其帽髻之倒也操心疑令左右搜其頭髮中搜出伏完書來操看時書中言欲結連孫劉爲外應操大怒執下穆順于密室問之順不肯招妬穆順操連夜點起甲兵三千圍住伏完私宅老幼並皆拏下筆承事泄得違伏完事泄得快前後又自不同搜出伏后親筆之書隨將伏氏三族盡皆下獄平明使御林將軍郗慮持節入宮先收皇后璽綬是日帝在外殿見郗慮引三百甲兵直入帝問曰有何事慮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璽帝知事泄心膽皆碎慮至後宮伏后方起慮便喚管璽綬人索取玉璽而出前此收皇后璽其不收寶成璽有幾希矣伏后情知事泄便于殿後椒房內夾壁中藏躲少頃尚書令華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后何在宮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打開朱戶尋覓不見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尋歆親自動手揪后頭髻拖出曹操捉穆順之髮華歆揪皇后之髮其罪皆難擢髮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見魏公訴去后披髮跣足二甲士推擁而出原來華歆素有才名向與邴原管寧相友善時人稱三人爲一龍華歆爲

龍頭邴原爲龍腹管寧爲龍尾今則有尾無頭若論歆之行兇則是虎頭豹頭若論歆之爲操爪牙則是豹頭馬尾矣一日寧與歆共種園蔬鋤地見金寧揮鋤不顧歆拾而視之然後擲下手雖擲下心上好生捨不得若非管寧看見必然袖而藏之矣又一日寧與歆同坐觀書聞戶外傳呼之聲有貴人乘軒而過寧端坐不動歆棄書往觀見今之艷羨富貴人者比比皆是我甚危之寧自此鄙歆之爲人遂割席分坐不復與之爲友頭尾不復相連後來管寧避居遼東常帶白帽坐臥一樓足不履地終身不肯仕魏歆出而寧不出是又見頭不見尾而歆乃先事孫權後歸曹操至此乃有收捕伏皇后一事百忙中忽非想華歆生平極多閒須知不是別筆後人有詩嘆華歆曰

華歆當日逞兇謀　破壁生將母后收
助虐一朝添虎翼　罵名千載笑龍頭

又有詩讚管寧曰

遼東傳有管寧樓　人去樓空名獨留

笑殺子愉貪富貴　豈如曰一自風流

且說華歆將伏后擁至外殿帝望見后乃下殿抱后而哭歆曰魏公有命可速行后哭謂帝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時也（為天子不能庇一渾家為之一哭）甲士擁后而去帝搥胸大慟見郄慮在側帝曰郄公（如聞其聲）天下寧有是事乎哭倒在地郄慮令左右扶帝入宮華歆拏伏后見操操罵曰吾以誠心待汝等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殺汝汝必殺我喝左右亂棒打死（讀至此令人髮上衝冠）隨即入宮將伏后所生二子皆酖殺之當晚將伏完穆順等宗族二百餘口皆斬于市朝野之人無不驚駭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後人有詩嘆曰

曹瞞兇殘世所無　伏完忠義欲如何
可憐帝后分離處　不及民間婦與夫

獻帝自從壞了伏后連日不食操入曰陛下無憂臣無異心臣女已與陛

下爲貴人大賢大孝宜居正宮獻帝安敢不從于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慶賀正旦之節冊立曹操女曹貴人爲正宮皇后皇后可以杖得皇后亦有何榮国丈可以殺得国丈亦有何貴而操猶以女爲后已爲国丈耶羣下莫敢有言此時曹操威勢日甚會大臣商議收呉滅蜀之事賈詡曰須召夏侯惇曹仁二人同商議此事操即時發使星夜喚回夏侯惇未至曹仁先到連夜便入府中見操操方被酒而臥許褚仗劍立于堂門之内曹仁欲入被許褚當住曹仁大怒曰吾乃曹氏宗族汝何敢阻當耶許褚曰將軍雖親乃外藩鎮守之官許褚雖疏見充内侍主公醉臥堂上不敢放人仁乃不敢入曹操聞之嘆曰許褚眞忠臣也逆臣手下偏有忠臣爲之一嘆不數日夏侯惇亦至共議征伐惇曰呉蜀急未可攻宜先取漢中張魯以得勝之兵取蜀可一鼓而下也曹操曰正合吾意遂起兵西征正是

方逞兇謀欺弱主　又驅勁卒掃偏邦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